碑銘
墓碣

月沙集

十四

16
2345
14

和 2345 22-14

神道碑銘下

左參贊　贈右議政謚文肅鄭公神道碑銘并序

我　上即位之三年天啓乙丑左參贊鄭公卒于第訃聞　上震悼即其日命真拜贊成吏曹以非格持之更命追贈議政府右議政盖　上以常欲命公者酬之也轂朝進素膳仍　命特禮葬賻贈加常數公之病革撙劄以格君心辨邪正為要没後孫援上閤投進　上答曰觀先卿遺劄臨死不忘君忠直切實有踰尋常披閱再三予甚悲歎予雖寡昧敢不服膺以副先卿泉下之

望哉仍教政院謄進一本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太常
議賜謚曰文肅其友延安李廷龜以公之婿學士羅萬
甲之狀叙公事行於公之墓之石而銘之其叙曰公草
溪鄭氏諱曄字時晦嘗夢朱子摻手書示盈天盈地勿
忘勿助八字公悟而自負書之揭壁因號守夢六代祖
諱發知中樞府事曾祖諱熙佐承旨祖諱璇
贈大司憲考諱惟誠進士贈領議政母坡平尹氏封貞
敬夫人贈與封皆以公公生於嘉靖癸亥生有異徵三
歲學文字四歲與羣兒游戲隣家適栗谷林塘兩公見
公英秀異常問姓名使之年對甚晰問學詩應口不錯

一座驚歎以為神童十六委禽於李判書鳴谷公其叔
父世稱土亭先生者見公大加稱賞曰他日必擅大名
鳴谷公勸公就師公即訪龜峯宋公翼弼仍出入牛溪
栗谷兩先生之門刮磨豪習端嚴自持離經辨志樂羣
求益所與交盡一時名勝辛巳公與余負笈於道峰書
院聯衾宿四閱月相與磨礱浸灌時公年十九余年十
八見公已徐言矩步收斂身心余甚敬之其心久猶不
衰癸未公先釋褐選補槐院仍薦玉堂南床俄丁議政
公憂服闋序陞丁亥由殿中刑部員外為養知金浦縣
親癠去官杜門數年辛卯遭祖母承重服甲午制除以

弘文修撰徵時柳相成龍筵中論請和之議曰我國不
須顯言請和只憑　天將之言可也公曰欲和則請和
不可則陳其不可君臣之間豈宜為兩端說　宣廟曰
此儒者不可無之論松江鄭公以剛方積忤於時既没
誣以搆殺崔永慶為罪案仍網打一隊士類憚公在玉
堂尤忌公選銓薦遽陞掌令辭遬旋除舒川郡守未久
罷歸丙申以禮曹正郎差告急使請兵於密雲重門還
拜司成水原府使水原畿輔巖邑新剏於兵當三南孔
道公撫摩盡誠軍民按堵戴之如父母州民立碑頌德
如舒川戊戌拜應教執義兼侍講院弼善俄陞司副承

旨至右副遬拜刑曹參議以冬至使朝　京還授羅州
牧使辭歸拜兵曹參知大司諫禮曹參議以都司迎慰
使往關西奇自獻起戚屬陰圖權柄陽浮慕士類時議
欲擬亞銓公素疾其為人執不可自獻累過公公一不
報謝由是大銜至壬寅文景虎受鄭仁弘嗾疏斥牛溪
公之諸友盡被斥逐公先黜為鍾城府使征繕之暇大
修學校課諸生教以詩書禮法鍾人挾冊自公始癸卯
慶騎數萬猝至城下公方讀春秋聞變從容掩卷冠帶
登陴收城中老弱男女幷着戎衣分守城堞多張旗幟
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只一人被擄即

從實報聞奇自獻不舉全城却敵功竟以一人被擄文致成案拿問王獄安置東萊鍾之士子號哭隨之抗疏吁寃不報在謫以書籍自娛乙巳放還丙午出守星州洪州戊申禮曹參議已酉大司成庚戌忠清監司辛亥禮曹參議承旨判決事大司諫壬子都承旨光海不御經遂公進諫光海感悟翌日開延遂臣有以內言出外為啓者公曰臣則以外言入內為憂也羣小側目遠拜戶曹參議仍陞秩為參判癸丑又拜都承旨扑應犀自獄中告變爾瞻輩謀起大獄殺國舅及三子一時名流遠繫滿獄公欲與同僚陳啓則僚皆震慄不敢應退搆

一疏欲進大夫人泣止取疏草焚之公連上章遠知申甲寅拜工曹參判丙辰以同知義禁陞資憲適余與公同進慈聖慶運宮謝西叙宮門知閉已數年草沒庭階相視扶涕時大旱閉南門公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其言漏爾瞻大怒將啓鞫問有人謂爾瞻曰似是一謫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謫者泣乎然怒稍解余與公俱得免公自癸丑以後無仕宦意雖以大夫人故黽勉散秩而半在江湖一未嘗受祿丁巳廢 母后之議朝夕將發公力求外為襄陽府使戊午庭請廢母后不從者皆罹文網公吏隱嶺外獨免及焉適年因

事罷歸驪江光海下嚴旨責公以偃息郊圻又曰鄭某
一切不仕未知其意公陳疏待罪以曾忝近侍不能積
誠盡意感悟聖聰今以親老無兄弟不能離側為辭終
不起逮癸亥我　上舉義反正公數日後始出謝慶運
宮聞光海將遷江華公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絕于天
羣臣曾所北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公欲獨為之聞
已出去不果初公在廣陵有書生密告公以反正之舉
公曰綱常已絕此時　宗社為重但萬一蹉跌士類殲
盡則事不成而國隨亡矣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
而已及是其言屢轉差謬為公罪案公謝病歸鄉里諸

名人聞公去皆欲引退擯公者大悔交驩如舊共期勠
力王事嚮嚮之議乃安　上以明教化正士風為急務
欲擇一時士望以為師儒之長難其人詢之廟堂大臣
合辭舉公遂以大司成兼同知經筵元子師傅公詳定
學制大修黌堂齋室令多士羣居講討日操卷承指誨
咸有法度可觀昏朝時以鞫獄勞陞資者及是因臺啓
并削公亦納資憲階東銓缺亞公應首選　上以非公
無以造士不許久之　上問大臣古有以實職兼大司
成者鄭二公豈可局於一任俄拜大司諫　特命仍大司
成自是屢遷他職帶如舊前所未有之異渥也嘗進言

曰日日臨慈聖學不進苟不用功於切問近思則終歸於悠汎願於夜氣清明之際頻與儒臣討論　上翌日命夜對公又戒　上勿尚淵默仍言　上勵精憂勤治未食効寔由不得打破私字遂陳　上某事為私某舉為私且聞閭家之女方在宮中廢朝宮女復入禁裡果爾則請皆黜之　上皆嘉納光海嘗病公引　中廟待燕山規曰臣之事光海十有餘年矣犬馬之懷豈無舊情哉仍涕唁言零　上為之動容命該司優送衣服供用之物公言於首相李公元翼虜若南牧請　主上親率三軍進駐松都聲言親征以鎮將士之心李相請對

一以公言陳達　上命李貴為開城留守且通諭八道以示親征之意賊退之變完平李相為都體察使辟公為副廷議以兩公不可出令在朝策應及賊兵深入都下洶洶公白　上令王子大臣入宿禁中以鎮危疑逆堤之不得逞兒於變初以此也松都不守　上召諸臣決策守城去邠未有所定大臣以下莫敢先發公厲聲曰國家存亡在於呼吸此豈大臣囁嚅時耶都城潤大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公州收三南士馬以圖恢復　上即從此議适授首體察勞特還公資憲階還都又加正憲春拜大司憲事

無大小悉裁以法人不敢干私慶尚監司閔聖徵擅殺
謫宰權縉公曰漸不可長勃之宮奴橫公囚訊 上以
事涉 慈殿命遠憲官公亦辭遠拜右參贊 世子行
冠冊禮公以元子師傅進資崇政兼右賓客辭謝 上
曰卿至誠教誨予嘉歎久矣銓曹以公崇品不可兼曹
監 上猶欲仍之而詢于大臣始乃許遠公五長憲府
身羞四任晨入夜歸積瘁成病詰闕猝患中風疾革屏
婦人沐浴而衣正席東首而逝春秋六十三太學生捲
堂來吊卿士傾朝會哭輿儳下賤無不涕洟咨嗟夫人
韓山李氏吏曹判書山甫之女男一元奭文科歷監
司長適監察李廷喆次適校理羅萬甲次俞哲曾次副
率李尚質元奭娶沈宗敏女生一子援孟廷喆生三子
二女羅萬甲生二子二女俞哲曾生一子一女李尚質
生一子一女公天資明粹器局峻整言論正大光輝溢
發望之如祥鸞瑞鳳少時英銳頗伎才氣早從師友痛
下心上工夫絶去病痛務為矜持莊重尤用力於心經
近思録及朱子之書養深積厚造詣不淺清腴合度寬
嚴中規性至孝議政之歿執喪過制三年不脫衰絰背
肉皆爛淚目成腫先公夢夫人而曰吾兒將失明何不
救母夫人始驚視之用藥治久乃瘳母夫人毁瘠滅性

公泣請從權不許公伏哭於庭雪三晝夜不絕聲母夫人感而勉從遂甦其在家夙興拜家廟問寢慈闈禄俸若饋遺悉入母天人不敢自擅及母夫人老倦家柄公與夫人躬奉甘旨姊妹子姪咸聚一堂戲彩之樂至老如一日奉先祀盡其誠敬待宗族無間親疎教子主嚴接下務寛婢僕小兒或有挽衣以戲亦不呵止而閨庭之間内外斬斬終日端坐不見惰容於人鮮許可遇會心人必傾倩開款性潤疎齟齬若未嘗經意世事而治州郡必使吏畏而民懷論時務槩可措諸事業至於義理上所見超邁折衷群言多有發前人所未發方疑

法斷宿訟衷情傳義高下稱平恒務寛緩不與人事而如遇大議令大是非或事關名節則毅然壁立萬牛不可回屢遭禍患不易其操當昏朝政亂不濡其迹艱貞保哲為一代完人逮際昌期能得進退之正終見聖心傾嚮朝野信服公亦感激殊眷殫竭忠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務欲引君當道挽回世教末年際遇可謂千載一時而不幸半途而稅豈天意耶噫余與公結髮論交將五十年常時數日不見則思今公墓草宿矣獨余踽踽人間尚忍為此銘哉顧余厚為公知已而雖公亦謂余知已知公平生宜莫如我遂不辭而為之銘其

崇禎元年　月　日太史奏填星犯太微上相厄至六月戊午領議政象村申公疾卒于城南之第計聞　上震悼不視朝者三日　敎曰領議政以　先朝舊臣竭誠輔國邦運不幸失此良弼予甚驚慟喪奠之需其令有司准依禮式遣中使賻吊遣都承旨吊其孤遣禮官致祭王世子率宮僚舉哀于外堂俄又臨喪次哭吊如禮於是宗伯掌禮司徒治竈庶司庀喪其年九月十三日禮窆于廣州治東乙向原太學士張公維撫公事行為狀請易名之典　上賜諡曰文貞崇終之禮備矣公之胤

銘曰君子之守學以充句無學力鮮克終惟公之操不變塞外雖寬和中則確斗世罹讒困益亨屈以外膚治襲黃投畀絕塞賊闖迫輟讀登陴譚笑却囚之瘴濱益澡雪勇退昏朝不俟日否泰之際能自靖出處不苟終始正明良相遇契昭融法慈陳誠動　聖衷殫誠建明發慮憲所論行術皆經遠獨持風裁頹綱肅設教造士文化郁講幄學宮與憲長一日無公職為曠公惟所在各致死　上欲宅揆隆三事天胡奪速　聖情嗛顯授冥贈同眞拜遺表懇勤一斗血　御墨煌煌揭星日寵渥如新死猶生八字之守不負名吾詩載石垂光明

子都尉公既手書公之自叙又詮次公世系官序表諸墓顔倩大冢宰李公睟光之誌藏之幽壙又以提學金公尚憲之狀纍然紙跋以踵門謂廷龜曰先君執友獨公在耳敢徼惠公一言以不朽吾先子噫公之白叙都尉公之手書便是龍門太史父子臨絶之托不朽之業其在斯矣寧詎待不腆之文乃不朽公顧余顦藉公以不朽按狀公諱欽字敬叔申氏始出谷城縣至太師壯節公崇謨佐麗祖統合三韓賜籍平山遂為平山人世襲珪組入我 朝有諱曉以正言事不合謝病不仕八十一而終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自繼典牲簿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世卿 社稷署令 贈吏曹判書祖諱瑛議政府右參贊謚夷簡 贈左贊成考諱承緒早登上庠卒官開城府都事累 贈領議政妣恩津宋氏左參贊麒壽之女丙寅正月夢大星入懷翌日公生有異表目如曙星幼時嬉戲不凡七歲大夫人卒于松都未幾議政公又没哭泣秉禮如成人外王父參贊公提而育之始授書聡僊絶人不煩程督文義日進宋家故多書籍公入室靜觀至忘寢食既遍覽經傳子史旁及象緯律曆筭數醫卜之書華聞大播名公巨卿多来訪者十五委禽于清江李公諱濟臣之門清江號善

易公請益講至數卦清江驚歎曰老夫不敢當師席矣
十七八出遊場屋每舉高選儕流莫敢望焉癸未三司
論栗谷文成公甚峻公之舅宋應漑為諫長以彈文示
公公見謂曰栗谷負士林重望攻之不可如是應漑默
然羣從子弟謂公黨栗公謗議大行乙酉中進士第三
生員第八名丙戌捷文科才名鵲起而執政嗛前事補
成均學諭仍黜為慶源訓導旋移廣州又除司宰監丞
奉公隨遇而安不形色辭逾年罷免讀書湖庄不預時
事己丑選史局陞奉教例遷監察拜正曹佐郎坐事罷
壬辰冦迫都城柄臣欲擠之死除良才察訪公即日莅
任逶邐使申砬領大兵踵至公收拾散亡隨砬軍二鳥
嶺砬敗公間道抵江都將西赴　行在會鄭相國澈以
都體察視師兩湖辟公為從事悉以戎務委之案牘煩
冗庭訴紛囂公令善書習事吏十輩齊聲白之耳聽手
判無不中窾施罷不留時事以辦治相公歎服官軍與
義兵並張公製文曉之父老感泣悍將瞿然改圖癸巳
春以持平赴召入謁永柔　行宮旋拜吏曹佐郎　天
兵滿國羽檄交馳咨奏文書日累十函公左右酬應捷
敏稱旨行人司憲奉　勅來遠接使李公恒福署公從
事甲午陞正郎逆賊宋儒真就捕　宣廟親鞫公為問

事郎按問詳敏　宣廟目屬之獄完陞執義松江鄭公以剛方積忤於時既沒猶被齮齕同僚欲因事追論仍網打一隊士流公撫實自劾遠授司成俄充奏請書狀官還授軍器寺正以御史巡按咸鏡道禑垢爬痒疲民賴蘇政府薦授舍人遷掌樂院正都元帥權慄辟為從事湖西賊李夢鶴舉兵反旋敗誅元帥欲盡殲餘黨公曰脅從罔治帥大悟即遣公具聞于朝　上允之仍命公參按止戮其尤者七人餘皆疏決軍民大安俄授平山揚州大尹以掌辭命輒啓留之戊戌無侍講院弼善薦玉堂為校理應教己亥轉舍人校理陞典翰權同副

承旨遞授刑曹參議兼承文院副提調庚子還右副舊例承宣不得兼承文提調大臣特請勿遞自是屢拜皆仍帶歷吏禮兵參議參知辛丑拜副提學　上命本館謄寫古經周易公並劄進備陳人君體天行健之道上優納又命纂春秋三傳合成一編公又進劄申以春秋大復讐之義　特命陞秩示嘉奬壬寅拜禮曹參判癸卯兼藝文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同知春秋館事再為兵曹參判五為副提學一為大司成　命詞臣選東國詩文　命儒臣校正周易公皆與焉乙巳自都承旨加階拜漢城府判尹丙午朱溪　詔使之來為義州迎

慰使還　特命撰皇華集序俄拜兵曹判書人謂公儒雅不習武事公能注措得宜案無留牘門絶私謁人皆歎服病遽拜禮曹判書有人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倅相欲媚上使人来餂公意公正色曰此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問者色沮去事得寢戊申兼京畿觀察使宣祖禮陟以藝文提學徵撰哀冊文特加正憲拜判尹知義禁府臨海嶽起公再為憲長皆不拜已酉拜禮曹判書以奏請使如京復命還拜禮曹判書以封典得完加階崇政賜獲光海將御新宮用左道以童男女誦經公以為王者不宜依不經事以示後力諍乃止與李

殺永昌又追戮迎興尉遂加罪七臣緹騎押公竄春川
公至配名其寓曰旅菴居謫五年不履戶庭辛酉宥還
金浦癸亥春我　上舉義反正湔滌錮籍悉召耆詰公
入朝即拜大冢宰兼兩館大提學銓注公明位著一新
七月拜右議政屬有上變獄　上趣起公詢以獄事公
力陳新化之日當先德後刑　上嘉納竟悉疏釋見宥
者踵門謝公曰吾為國耳豈為若耶冬上劄論治道仍
請早建儲貳且獻元春四箴曰臨朝燕居進學體乾
上嘉之宣醞賜豹皮甲子賊适舉兵叛　上命公扈衛
慈殿分入江都公請對力陳不可分朝之意遂俱幸公

州還都欲策勳羈靮諸臣公言其不可乃止仁城君珙
累出賊口丐僚伏閤請迸竄杜禍萌　上不忍許公謂
僚相曰庭議孰憲非不可容貸至親亦盛德事賛成李
貴罵公公座中公上劄言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即移
病乞退　上召問衆聞二宰臣對不悉　上下教切責
並遞三臣職屬遣使慰留公公復上劄請寢三臣之譴
未久並敘亦徇公意也憲府拘詰　慈殿下人之犯法
者　上命盡遞臺官又正堂論一宰臣　上疑其黨論
將並竄公隨事劄論　上皆從之乙丑連珠府夫人卒
上欲行三年喪又欲自主喪公與僚相率百官守闕力

諍並用禮臣議丙寅別舉公掌試公之子若孫俱發解
公引嫌固辭　上以殿試無親嫌不許公竟勉入院考
校無所可否折號公子翊全孫冕與焉俱稱得人適考
官之子有違限製呈者臺官因浮議請罷考官並罷一
榜人皆寃之公三上劄乞免　上再遣承旨諭以手札
曰卿立朝四十年無一點些疵今若副卿意則人謂予
疑卿卿若終始求退則人謂卿於予有憾須體予意公
請去逾力　上勉從解相授判中樞府事公陳情乞歸
田未　允丁卯奴賊之變急起公左議政兼　世子傅
奉　世子分朝至全州行中再上劄陳討賊便宜俱報

聞與都體察使李公元翼協心保護條上軍民弊瘼多
所蠲革兩湖人心大悅三月陪　世子入江都　上宣
醞　賜厩馬皀毗四月扈　駕還都時賊餘衆留屯義
州公建言賊在我境將士逗遛請策勵副元帥以下嚴
兵躡後且發間使責以負約賊遂聽命撤還建請移粟
賑救遺民給種穀耕牛使之奠居設營將於八路俾專
操鍊束伍修安黃二州城械為必守訁七月進領議政
世子師兵後公私赤立公請在官者各出布以助軍需
出絮袍分給西民之無衣者民多全活柳孝立等謀作
亂公微聞其狀坐備局急招二大將伏軍城外伺捕按

問服刑者五十餘人諸囚供辭絲棼雲委公斷決風生若燭照數計一毫涉疑悉傳生議中外快之獄畢　上命録功並及推官公與僚相力辭秖拜鞍馬之　賜凡有朝請必先百僚備局之會鎮日晨往曰國事至此人臣盡瘁而已其病疽也屬勇使在館需索策應皆關大利害公力疾視事與還備局郎以　上教收議公口號數行令侍者書之困乏聲在喉間曰勇使還否旱災如此吾等之罪吾死而天雨則無恨矣仍不起春秋六十三夫人全義李氏高麗太師棹之後節度使　贈領議政濟臣之女與公同年生十五歸公能執婦道理家妻宗黨稱之性廉介非其義一毫不取人或以貨款者則曰吾少而事叢君無此事長而事君子如嚴君何可以利故重垢吾家範自奉儉約綺紈錦繡不近於身子女有製進者即毀之曰服羞於人吾自不樂癸丑之禍囚首墨面寢苫於庭戊午廷請廢　母后不從者以死劫之都尉公問去就夫人曰吾雖憂畏豈可令汝為不義其通大詛如此公每言吾之得成拙約無大點污者內相之助云癸亥正月卒于金浦庄壽五十八公没之後移祔于廣州新卜之山公之墓左凡舉二男五女長即翊聖尚貞淑翁主封東陽尉次翊全娶縣監趙昌遠女

女長適縣監朴濠次適文科佐郎趙啓遠次適
漪次適侍直姜文星次適參奉李旭東陽生五男四女
曰冕生員壯元次昇次晃次最次昌女適洪命夏餘幼
翊全生一男朴濠生二男二女男世模世楷女長適李
壽仁次適朴一儒趙啓遠生三男三女男晉錫龜錫禧
錫女幼朴漪生一男幼姜文星生三女李旭生二男皆
幼曾孫男女共若而人公天資超邁器度華雅莊重簡
潔英儁夙戒少孤無資受之益而能自得師於聖賢書
中平居儼然以敬自治每日晨起盥櫛謁家廟整襟端
坐學務為已恥於近名不拘拘於訓詁箋註而尤慕程

伯子邵堯夫之風晚年廢逐益刊落世事沈潛經傳讀
經世書忽然開悟自著先天管窺後得邵子全書參證
無差謬其於性命之理精詣獨得如此鑑識明透標舉
絶世於人鮮許可見有營俗務逐勢利者若將浼然而
肖次爽朗無城府未嘗腹藏人過遇可人輒傾心開款
一定交終身不貳友愛敦睦出至誠寡姊同居三十年
事之如母家庭無間言自以連婚宮掖恒加謹畏都尉
親迎時舊第隘陋該官請依例繕修公曰廬雖弊足以
行禮終不易一椽寢廡傾塌家人請治公曰國事未定
何以家為恬於貧約絶無嗜欲未嘗以家事經心山蔬

佐脫粟亦不為苦不喜與人造請公退杜門蕭然一寒士也遇患難益堅操履處貴顯尤戒滿盈在　經幄敷奏明剴居廟堂訏謨密勿見　朝廷過舉輒盡言不諱得一善策必建請而行之愛惜人才多所奬進有不能者專務掩覆常曰前漢之興隆在於風流篤厚恥言人過又不喜紛更曰法　祖宗亦足治耳以故鼎革之初材賢滿朝論議橫生氣勢頡頏而公能雍容其間善為調劑務持大體不欲規小利以起事凡所設張必本於忠厚裁抑過激不使士論乖隔默斡化樞坐鎮浮俗賢者有所恃而增氣不賢者有所憚而斂迹公之相業可

謂韙矣余觀自古經濟之才不世出出而不遇遇而不用用而不久者多天之賦公才實非偶然遇於　聖際天也亦既遇之深而用之專而嗇其年而使不久者天也此實斯民之不幸古今之所同恨豈獨友朋之私慟也哉公之文章本於六經操筆立成瀾翻若不思而老成典重絶無瑕點人謂文勝詩詩尤冲澹有趣絶摹擬洗蹊徑亦云詩勝文要之兩臻其美居然一大家也少號玄軒又號象村晚號玄翁歸田稱放翁在謫扁旅菴聞白沙李相公之逝悼之為文命曰玄翁自叙公之心事略寓於此

云所著有象村集三十三冊和陶詩三冊求正録一冊
先天管窺一冊行于世昔公来自金陵一日謂余曰我
輩以文章致位宰相今俱老矣俯仰人世誰知已者吾
詩子選子稿吾序余謂微子孰定吾文顧余衰甚後死
之責子其任之言猶在耳已成千古烏能使余不悲噫
余不幸久不死銘諸友多矣每一把筆為之一涕孰謂
今日公先捨我而我乃銘公墓也抑余幸也與公結髮
論交白首如初進退榮辱亦略相同而今又叙公平生
隔九原如對面譚庶以慰余之長思遂攬涕而為之銘
曰

維天降材寔為世庸而或顯晦亦繫其逢公稟全才卓
然早成修辭立德不待課程一言秉正群咻以咈擠之
遠惡士望俞讚譽彼江河若決其防德行政事經術文
章隨遇拔萃忌者莫祇清名僊望羽儀于時中罹禍網
處困益亨詩書自娛大振厥聲運屬　昌明群賢勵翼
公来自謫朝野手額冢宰文衡虚位以授俄進端揆為
朝德首不言以躬百僚矜式治本寛大民自受澤夙夜
靖共上憂公瘁公愈感勵興疾視事公殁于位禮別故
常既文且貞百世之光人惜其短我榮其長惟生有涯

惟令聞無疆

并序

嗚呼賢邪進退係世道消長士林之禍自古有之而未有慘於己卯己卯諸賢之前後死若竄者甚多而冲菴先生受禍最酷至今聞者心驚魄奪見有尋師友談道學者輒掩口而相戒曰不聞神武上變之事乎士氣萎靡而不振者殆數十年憸小之乘于人國乃至於是矣逮乎　宣廟初年贈諡人始稍稍知君子小人之別一邦之士論乃定然而新學後生徒知已卯諸賢之為可師法而其居家行誼立朝言論不能盡記於斬伐銷鑠之餘多士慨然恐久益無傳先生之孫金堂令聲發一日謂不佞曰夫以吾先祖之卓卓而墓道尚闕顯刻是實斯文之欠典而不肖孫之責也敢徵惠子一言願子圖之噫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佞生晚常恨未得趨承下風於函丈之間今於不朽之託安敢以文辭衰拙不足以自效為解而重孤慕用之誠乎謹按狀先生姓金諱淨字元冲冲菴號也新羅敬順王之後六代祖將有版圖判書始家於報恩曾祖諱澍平澤縣監贈都承旨祖諱處庸贈兵曹參判考諱孝貞戶曹正郎贈吏曹判書妣金海許氏判官允恭

之女以成化丙午生先生有異質俊頴出人學語便知文字未十歲已通四書一經不待提誨能自課勉常語同遊諸兒曰大丈夫生斯世偏小如此邦不足為也慨然有登東山之志年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名辭以年幼不赴會試曰科舉之文不足學也沉潛聖賢書夜以繼日十五而孤持喪悉遵禮制事母夫人至誠色養十九中司馬二十二擢文科狀元旋拜正言選玉堂修撰賜暇書堂歷兵曹佐郎正郎副校理獻納為養除忠清都事召拜校理薦吏曹正郎又乞外出補淳昌郡守乙亥　章敬王后賓天先生與潭陽府使朴祥上疏請

復立慎氏伸無辜廢處之寃終以妾為妻之譏且言朴元宗等脅制君父放逐國母萬世之罪人今雖已死明正其罪使後世灼然知分義之可犯則人倫之本正始之道燈澈光明如天地晦塞而開豁矣疏上臺官以為邪論力請鞫問事將叵測賴大臣之救徒配於報恩之含琳驛自是廷論角立至丙子始以先生言為是交章請放遂蒙赦還家即往嶺東遍踏名區仍入俗離山寺讀書三冬無意仕宦朝廷啓請召還丙子叙拜司藝丁丑擢應教典翰皆不赴秋陞通政為副提學陳情乞免至於四五時靜菴趙先生與先生結道義交最蒙恩

眷移書敦勉　上亦召旨絡繹先生不得已赴　命拜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俄　命陞秩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經筵事旋授大司憲行副提學同知均館事已卯以大司憲歸覲上疏乞解職終養不許特陞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又兼藝文館提學先生血誠控辭每日晨起詣闕呈疏不許則仍赴公衙日日如是殆數月而終不允准至如兼帶兩館提學世所罕有人益榮之先生感激　殊遇與同德諸賢竭誠建白革弊興化如請罷昭格署以正祀典刊行鄉約以教民彝講明小學以敦蒙養創設賢良科以收賢俊追削靖國功

臣之濫參者以杜倖門者皆流俗之所駭異勳戚之所切齒也羣猜衆怒讒搆日積洪景舟與袁貞謀先以不測之言恐動　宸聽請開神武門稱受密旨潛納小牘脅召大臣夜起大獄先生與大司憲趙光祖等十八人一時收繫供辱獄具並當以死首相鄭光弼牽裾泣諫太學生三百餘人伏　闕號哭始許減死論先生杖配錦山錦距報恩百餘里先生之母病危劇告於錦倅乞馳往面訣還途聞金吾郎押移珍島即偕還配所權臣有修郤者論以亡命拿鞫置對獄中裂衣帛上三疏白見冤狀決百棍安置濟州翌年論者又起而甚之遂賜

自盡聞　命色不變呼酒快飲移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作絶命辭以見志春秋三十六明年辛巳返葬于清州苔海山下曽所卜築之地夫人恩津宋氏進士汝翼之女無后取兄叅奉光之次子哲燦為嗣　宣廟初退溪先生入慈中因　上問啓曰　中廟將興三代之治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協心賛襄四方風動見擯者搆捏網打士流皆由南袞沈貞　上命奪袞貞等爵丙子遣禮官致祭賜謚文簡博聞多見曰文居敬行簡曰簡先生天分甚高識見超邁安和而莊重敦大而輝光孝友出天至行純備學業精深門路最正篤信小學書尊尚

近思録立言制行動遵古訓平居終日端坐門庭蕭然絶無雜賓唯與數三賢益討論奥義專心於主静工夫不問家人産業駸直不入於門禄俸先班於親戚之貧者不樂榮進常懐急流勇退之志雅好泉石每遇佳處倘佯忘返蕭然有出塵之想奔義如不及疾惡若将浼於書無所不讀一掛眼終身不忘文法西京詩學盛唐雄健俊逸絶不沿襲陳言惜乎其在世苦短遺失又多也時新刊近思録多士求序跋於諸賢静菴固讓於先生其見重如此退溪答人書曰冲菴學問高於人一等有此見識而終不得行其志豈不悲哉斯真定論也世

之論者或云已卯諸賢負荷太重設施無漸不能調適時宜以至於此嗚呼豈其然乎　中廟立國於大亂之後銳意更化一新污習簡任賢才虛已以聽此誠千載一時也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當盡所學豈可循常守故苟焉而已若其倘来之禍福關時運係興喪天地之有所憾於先生何預焉雖然天運無往不復是非不待百年　列聖崇奬儒林興勸以至于今為士者皆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為善者雖死亦榮不善者雖生如死一線正論終不泯滅者伊誰之力也銘曰

主張是我公之生實際　昌期文在於茲行固天得學主養性心專居敬起自林泉聲動簪紳瑞鳳祥麟抗疏悼倫義正無偏朝綱肅然清名儁望屈而益舒妙年尚書　聖君注倚賢友輔翼若車推轂明良相遇契合風雲夙夜經綸正色法遂必稱堯舜有言則信庶幾禮樂將大有為忌者慕之潛吠蜮弩脅以三木彼讒罔極赫日晝曀繁霜夏隕長夜泯泯畀之何豐用之何嗇奪之何速絶命之辭一團誠血萬古嗚咽惟茲正氣日揭星明凜凜猶生有山蒼蒼有丘窣如考槃之墟樹之貞珉芳徽如昨過者必式

吏曹判書贈領議政諡文簡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我 聖上即祚之初徵召耆詰以彰鼎新之政時則有若芝峯李公杜門甚討 上首起之數年擢為冢宰且將相矣一日公公退暴風疾殆不興公之季子大司成敏求上疏言臣兄聖求方任全羅監司乞遞職歸救父病 上愍然許之馳遣宣傳官諭令毋待代急歸且命御醫診治藥餌悉出內局踰月竟不起戊辰臘月廿六日也訃聞輟朝吊賻祭有加明年二月葬楊州西山先兆次太常議諡曰文簡以二子從勳追贈領議政兼帶如式按狀公諱睟光字潤卿芝峯號也李完山國姓

恭定大王子敬寧君諡齊簡公諱裶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稙牟陽君曾祖諱承孫仙槎君祖諱裕河東君世以宗籍受封考諱希儉始由科目顯其季父神堂君諱禎無子子之忠藎事 兩朝歷敭中外卒官兵曹判書後以公之從勳贈領議政妣文化柳氏封貞敬夫人淑哲賢明有士行以嘉靖癸亥生公於長湍之衙舍生有秀質端慤異凡判書公鍾愛特甚不煩提誨吐口成章一日令作雪詩對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聲聞者驚以為神童十六中進士初試華聞彌大已卯判書公捐館哀毀逾制服闋又中初試時栗谷主文柄

見公製奨詡不已許以状頭壬午登進士乙酉捷別試選擢院戊子薦入史局自奉教例陞典籍殿中庚寅歷正言戶兵曹佐郎知製教差　聖節書狀官還拜黃海都事禮曹佐郎復自正言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移司憲府持平用薦拜吏曹佐郎公不喜馳逐名途白沙李公深相敬服曰今世之士絶意榮進而得銓郎者李某而已俄因事罷即叙為校理還吏曹壬辰倭寇至中外大震適罷官居家慶尚防禦使趙儆辟公為從事旋念大夫人在堂謂公獨子當免從軍公以為平日食君祿圖報之謂何卒有難乃欲規避耶即謝大夫人馳至嶺

外隨防禦使前後交戰未嘗不在行陣朝廷叙公為修撰久乃聞　大駕西播大夫人避兵北地又防禦使與湖南官軍合陣敗績公獨立干戈中君親阻絶方寸已亂而裁以大義匹馬奔問龍灣　行在即拜副校理九月控疏乞訪老母存亡　上教曰變後北關聲問不通李某可充使號宣諭德意兼察本道事情遂差宣諭御史踰嶺抵明川得拜大夫人是時北路被奸民煽詿爭先斬賊殺長吏據城邑拘執兩王子道路阻梗變且不測公馳入軍中製檄文諭以逆順禍福聞者感動反側革心義旅益奮一路大定癸巳復命三拜持平校理獻

納壁弼善掌令執義上劄條陳十弊隨　駕還都庶事
搶攘辭令沓委到手急就者多資於公甲午參鞫逆賊
宋儒真錫厥馬承宣缺命並擬資未准超拜同副承旨
陞至左副常兼承文副提調乙未拜右承旨兵曹參知
丁外艱丁酉制除拜右承旨大司成差分戶曹管餉湖
南即日拜辭　上察其廉毀特命勿遣以進慰使朝京
戊戌還朝五為左右承旨三為禮兵參議已亥拜吏曹
參議時搢紳傾軋西崖抑相完平李相相繼去位公陳
病自免歷兵曹參議大司成大司諫群小百計撓公至
投無名書公不為動控辭有曰賢相去朝國事日非遂

遞辛丑再為副提學考校古文周易又與儒臣同校周
易諺解連有錫馬之命　詔使顧崔之来選差都司迎
慰使道病遞遠　宣廟冊繼妃禮多簡省公上劄請行
廟見一節癸卯拜諫長兵議副提學校正史記纂又賜
厩馬拜吏曹參議時相欲以無賴子姪驟通顯路公持
之不許群臣上請尊號公獨不肯積不安力丐外得安
邊府使以病罷還丁未叙牧洪州逾年棄歸庚戌　宣
廟祔禮成以都承旨進加嘉善為禮曹參判連拜諫憲
長皆即辭遞光海世子服章未降差奏詩副使使旋加
階嘉義拜大司成副提學光海用術士李懿信言欲遷

都交河召宰臣雜議公率堂僚上劄斥其妖誕言雖不用事遂寢光海追崇所生遣使請冊命于中朝公上劄極論其非禮不報癸丑再除都憲皆不拜時爾瞻等嗾死囚起大獄殺永昌夷國舅勇囚繫　先朝耄彥斥逐殆盡將謀廢　西宮公義不染迹遐遥散秩以避禍機四年中一拜大司成同知成均館事強起一謝而遞至丙辰出為順天府使躬率以教民悅而從化竪答碑以頌清德秩滿乃歸斂迹畿庄默坐蝸室盛暑不開戶家人唯聞警欬拜大司成兵曹參判　詔使迎慰使皆不就光海舉公及崔瓘鄭曄名教曰秩高宰臣當此主辱之日偃息郊畿無意陳力人臣之道果如是乎公疏陳病憊不任狀壬戌又舉公及鄭曄名曰一切不仕未知其故並令招集備局啓請令代言懇諭招來觀察使申文勸駕勢甚敦迫禍且不測公不少撓整至京即還癸亥反正初拜都承旨弘文提學大司諫吏工曹參判甲子　適變　上南狩興病扈　駕還遷大司諫用其勞進階資憲製　大妃王冊文特加正憲四拜大司憲歷左右參贊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工曹判書上劄陳懋實十二條縷縷萬餘言人以為中興第一封事　上優批略曰所陳無非至言格論嘉卿愛君憂國之誠敢不服膺力

行丁卯奴賊猝逼畿黃　三宮移駕江都　世子受委
南下　上命老病朝臣任便隨往時公之長子以政官
名在分朝次子爲養方任林川所親多勸公往南公毅
然曰人臣一息尚存豈敢避危就安遂赴　大朝拜大
司憲時賊退百度草創後進多務紛更公常言天下本
無事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屢經喪亂人心靡定
當持寬恕傳以平法不可擾也還都再授大司憲知中
樞府事左右咎替戊辰拜吏曹判書公素不喜權柄恒
戒盛滿至是三辭不獲命則上章乞解者凡五而　聖
意益注公曰吾以職死矣遂扶病就職恢賢路比倖門

疏嚬滯淸品流尤以考績爲重人不敢干私位著一新
輿論翕然公兼局無多同僚矚公不赴政循例除公爲
惠民提調蓋以公多病幾以便醫藥公連劄懇辭得遞
乃已卽此亦衰世罕見及疾革諄諄口中語恒以未卽
釋重爲疚應受罷直戒家人無納持操之潔不變於死
生之際又然也公天分自高不待師承淸明在躬志氣
精詣莊重溫雅不露圭角少好觀書諸子百家無不領
略其宗旨晩悉屛去專精聖學嘗著學戒以自歎曰一
落科臼遂爲文字所誤虛度半生思欲洗滌舊習以求
向上工夫而日暮途遠難望有成是知進德修業須在

早年云戊辰元日著自新箴曰人苟得新雖老維新箴新老何由新維學能新遂以是年觀化人始知公平日省治之功至老不懈也常曰簡以制煩靜以制動八字終身服膺云論議正平不事交游人不敢加以標榜雖世論乖張危機屢發而公自超然於文罔之外一室圖書整襟端坐終日穆然未嘗見其惰容雖家人孺子亦未嘗加以褻語恒謂人之處世遇多少逆境苟爲所動殆不勝其苦唯當物來順應不爲所役本源澄澈微瀾不起外慮不入夢境不煩云性又明審裁鑑精到人邪正言是非事後當成敗瞭然如燭照無毫髮差世業本清貧

賢夫人又棄世家益旁落而性儉素泊然無所嗜好食無兼味坐無完席衣見故絮處之晏然人有服羙者憮然不樂人亦自愧引去遇寡姊如事慈撫養諸姪備盡恩義親黨之窮無告者咸歸焉公一生沉潛翰墨自娛文出六經詩學盛唐冲澹雅麗自成一家言門路既正深得作者之風十年閑廢著述甚富凡遇無聊不平必於詩發之三聘 上國吟洒不倦嘗與安南琉球使臣遇於 帝京雖重譯不通同文相感見公之製無不稱頌珍莊歸國家誦戶咏詫謂日本被擄人曰侖知朝鮮有李芝峯乎其詩見賞於海外如此云所著詩文三十

二卷采新雜錄讀書錄解警語雜編各一卷秉燭雜記
剩說餘編昇平志各二卷纂錄羣書五部二十五卷芝
峯類說二十卷藏于家夫人安東金氏都事大涉之女
淑哲端莊配君子無違德生於丁卯卒於乙卯得年四
十九公悼其早歿擯嘉言懿行自爲誌而藏之墓墓在
西山與公同塋舉二男一女男長聖求吏曹參判次敏
求右承旨俱以文行爲世名臣女適承文正字權儆然
判娶舍人權昕女生四男二女男尚揆同揆女適承文
正字李一相餘幼承旨娶同知尹暉女生二男一女男
元揆重揆女適申昇權儆生三男躋蹟趾既葬公之二

孤以狀屬余曰凡與我先子交而有文者惟子在敢徵
惠一言以不朽吾先子噫余之交公將五十年自布衣
至卿相初持一心白首莫逆恒務晦斂恥於近名用若
不欲盡其有言若不能出諸口而及觀其發施於事者
其才有不可及其義有不可犯其守有不可奪者斯固
天得而得之學力者尤多九原難作吾誰與歸遂爲之
銘曰

惟氣之灝惟質之羙公稟其全粹然不滓養之以恬積
其和平如春之温如玉之貞發爲文章煥乎風猷試之
經濟學與才優色舉危朝超然機穽蔚嵂　昌期終始

自靖槩公平生稽古之力鼎席詞壇朝望咸屬盛名之下能全者難存順沒寧益見其完惟不大施施之於辭曷云不施雙璧在茲

左議政慶林府院君贈謚忠翼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歷觀自古帝王之定大業戡大亂者必有庬臣碩輔出而爲之左右惟我 昭敬大王卽位之二十六年日本大勢兵乘我不備遽陷三都時則有以左參贊居憂在廬次特起爲兵馬都元帥乃能維持危險弘濟艱難竟贊中興偉績者其人爲誰姓金諱命元字應順系出慶州新羅大王金溥之後有諱捆佐我 康獻大王策佐命勳封鷄林君卽其六代祖祖諱千齡魁進士及第官至直提學考諱萬均司憲府大司憲娶順興安氏縣監尊義之女生二子長慶元文科節度使季卽公生於嘉靖甲午中戊午司馬辛酉及第直學都憲及節度公皆狀元及第而公亦屢占解魁竟中甲科探花人稱狀元家例授直長卽選玉堂爲正字陞著作博士李穡秉國公與節度俱被斥罷槩敗命別敘敎曰玉堂關員以金慶元兄弟擬差卽拜副修撰出入正言獻納持平直講校理充書狀官還拜修撰戊辰巡按咸鏡道條列山川

形便防備事宜刻之高山館壁以持平召還道拜鍾城
府使進階通政仍滿秩東萊府使益欲試之邊遠將以
大用也自判決事刑曹參議又出爲羅州定州牧使旋
拜義州牧使特加嘉善言官論其驟陞　宣廟敎曰將
爲節度使之人不可改也無何果自義州移鎭兵閫踰
年入爲戶曹參判出爲全羅監司朝廷方議以監司兼
全州府尹公狀啓辭職且言府尹沈義謙有才局請以
自代論者以爲非藩臣所敢言請罪之　上只命追問
卽日敎出拜漢城左尹京畿監司兵曹參判甲申超資
憲爲咸鏡監司還拜刑曹判書都摠管丨亥拜右參贊

倭寇陷鹿島以公爲都巡察使賊退移拜平安監司復
爲刑判癸伯左參贊兼知義禁參鞫鄭汝立錄勳封慶
林君陞正憲辛卯丁大夫人憂壬辰變初起復爲巡檢
使未久拜八道都元帥　大駕西遷都人大潰公墨衰
臨戎退守臨津召集散兵設柵防灘形勢稍張賊不敢
遽逼公亦按兵不動朝廷疑其持重遣使督之諸將渡
江遇賊伏大敗申砧劉克良皆死公馳到津口收餘兵
左次及賊陷平壤公駐劉順安賊將騎日來斧峴公晝
夜不離行陣衣不解帶分布諸將於要害以扼賊路以
衛　行在賊不敢西　天將史儒輕進而敗一路大震

皆言賊兵且至時　大駕方
公止之曰少待的耗非晚俄聞賊毋動軍佐咸服防禦
使金應瑞知朝廷戒進兵屢牒請戰以試公公惡之手
署依牒施行巡察使李公元翼在傍愕曰公何不稟于
朝而徑許戰耶公不答既而應瑞出兵徘徊不見賊而
還公亦不之問但私謂李公曰此子心勝不直慎勿輕
信李公吐舌癸巳　天兵來援公策應周旋動中機宜
天將倚而爲重每戰必咨問公引　天兵薄賊窟多方
以撓之賊窮蹙宵遁松都漢京次第收復　車駕還京
師公亦病辭遞元帥歷判戶禮刑工四曹參贊宋儒眞

進資崇政丁酉賊再犯公還拜本兵兼留都大將明年
陞崇祿爲邢軍門接伴使遷於義州辭遞兵判己亥復
授庚子特除左贊成俄薦拜冢宰銓注公平黨議自息
公論黜之居數月鼎席缺　宣廟敎大臣曰金命元寬
厚有容白首勤勞王事予欲卜相如何僉議咸允卽日
拜右議政明年陞左轄又明年壬寅卒于位春秋六十
九自始疾至卒醫問交道禮葬高陽大慈山酉向原太
常議易名之典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翼贈諡忠
翼公娶淸州韓氏戶曹正郎綽之女領議政效元之孫
女也賢有婦德生三男四女男長守愷無後次守仁出

後於節度公生一男一女男南挺女適黃坤載次男曰
守廉益山郡守生一男女男南重禮曹參議女適正言
沈東龜女長適縣監南復始生子鎮縣監次錫參奉次
銑文科海州牧使次女適宗室文城君健生子始林正
女適縣監具仁基次女適崔尚鎮生男茂義城縣令公
資稟凝遠器識寬平自幼已有大人氣度中心樂易與
物無競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內無城府外絕修飾其
於榮辱得喪一切付之膜外官雖高家益旁落性儉素
居處飲食脩然如寒士然遇客必置酒傾倒肺腑和氣
藹然敦睦出至誠奉養外舅如事父母少受業於退陶
門下學易頗詳敭先生嘉之許以大器貽書勸學問既
以詞華名擅場屋釋褐即選玉堂八年經幄恩遇日厚
自巡按還奏公邊事知其有將相才也北憂虜則公北
南急倭則公南衡人物掌邦政非公不可則公入判兩
銓宣王化鎮邊民非公不可則公出秉閫鉞國家以公
輕重者殆四十年及其忠勞著於中外望實孚於朝野
則金甌之卜乃出於　特簡此尤異數也領相李公恒
福以詩語去位公於筵中唱誠陳辨謗者欲並擠之公
不以介懷人服其量早習兵書頗事弓馬而不以將才
自任庭對之文寓興之詩傳誦膾炙而不以詞翰加人

其鞠晦又然也噫公蒼皇受命於國事已去之後以烏合戮駭之卒當舉國滔天之賊徒以忠義感發士心遮遏賊勢卒能協助 大兵恢復疆土國之中興其誰之力歟而終身不掛於口嗚呼公真長者也銘曰

偉哉忠翼遇我 先王權自經幄歷試邊疆經營內外績日以隆崒公盡能 宣廟知公逮遺大難天步艱危蒼黃受鉞才亦何爲白首戎行將乎相乎隻手狂瀾有國無疆槩公事業天挺之豪公不言功 上思其勞釋師八路平步台樞施之斯博斂之若無風流篤厚世莫死者如其將也如其相也

戶曹判書俞公神道碑銘 幷序

杞溪之俞始於羅顯於麗其稱盖久左僕射諱得瑄是其鼻祖七代祖諱僖六代祖諱承桂官皆版圖判書高祖諱輯贈左承旨曾祖諱解贈參判祖諱起昌僉知中樞贈兵曹判書考諱汝霖禮曹判書謚景安公妣昌靈戊氏聘命之女以正德庚午生公公諱絳字絳之自幼嗜學砥行中辛卯司馬辛丑文科選補槐院俄薦史局爲檢閱轉承政院注書聲望藹藹陞遷典籍卽薦天曹爲佐郎正郎又薦中書爲檢詳舍人出入玉堂諫院憲府前後七八年間歷敭殆遍或至二三癸丑自弘文館

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明年由兵曹參議出按湖南入爲大司諫吏曹參議時新經乙卯倭變朝廷方軫邊事兩南缺方伯　明廟命大臣兩銓會推才臣　御筆除公嶺南觀察使秩滿拜大司憲戊午以謝恩使朝京未還　特拜平安監司政成復長憲府公素與尹元衡有郤適林百齡議謚起元衡以公伸救乙巳罪人欲因以羅織議謚官朴淳等事將不測　明廟知元衡之姦計遂未售而齮齕日甚　上不得已出公爲咸鏡監司臨行寵錫以慰之俄拜戶兵曹參判都承旨出莅畿甸丙寅　特陞資憲判京兆尹移判工曹薦拜慶支長逾年

病遞臺議以度支非公不可遂自大司寇復膺是　命至是公老矣人或意其少懈而公祇慎事職盡瘁不倦庚午以疾卒于位春秋六十一訃聞　宣廟震悼輟朝賜祭賻其年葬于楊州新上車踰嶺丙向原夫人主簿南崇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泳郡守次曰涵進士繼室貞夫人李氏無後先公歿公之六十五年公之曾孫執義省曾以公之姪杞城府院君議政公之狀若誌來請余曰我祖事行志節有足聽聞而墓道尚闕顯刻子孫之責也以吾獲私於夫子敢以諸孫之願徵惠子一言以不朽吾祖噫余衰落久拋筆硯懼不足以揄揚先烈

重孤諸君之意既屢辭不獲則謹就議政公之誌而叙之錄其子孫于陰如右公資性忠厚器識寬弘自幼磊落不羣蔚然有風度外雖方嚴中實坦朗無城府論議正平不爲詭隨初持一心未嘗變易奔義如不及避權路若凂非其人雖達官貴戚不直視當官處事務存大體先撮其約所至成績義州舊無城堞公爲平安巡察使與節度使金秀文謀集營中贏錢募民築之延袤百餘里屹然爲第一關防州人至今賴之平壤校舍頹廢士子貿貿不知學問之爲何事公諄諄勸誘作書室名曰學古堂修業齋設學長以教之未旬月多士樂趨顯

有賓興之效自後聯登科第皆公之力云時國儲大缺浮費多門公爲慶支裁抑節損不避宮禁猾胥斂手毫不敢欺民不加賦而公私俱足尤長於聽斷凡有大利害施罷不決日屢按重鎮備諳邊情故能得吏士心而事易辦治此其設施之著於吏績者也當安老熾凶焰公之父景安公抗論斥之遂爲所中七年放逐庇仁村舍公亦廢科不離側安老黜景安公召還公始赴擧即捷辛丑大科時陳復昌用事公惡其佞議有不合輒正色折之至作詩以嘲之人皆爲公憂之公略不動既律已甚嚴恒負重望雖以安老元衡之凶倨復昌之憸毒

不得遽下手但切齒鼓吻思一甘心於公而公自守不
撓常曰吾無寸長立朝三十年免踏貴戚權勢家蹊徑
云嗚呼威武不能屈其志禍福不能易其操常恨世無
其人公豈其人耶銘曰

僯射遠孫尚書父子襲訓于庭士而守志登朝正色籍
甚臺閣譏非讒佞矢不濡迹幾碎于鬻幸燭其姦 聖
心逾眷賢路賴安入都邦憲出按藩節雖未大展志則
難沫如距既脫朝望咸屬若將有爲胡奪之速不盡之
慶蓍筮盈床我作銘詩惟後也光

禮曹判書金公神道碑銘 幷序

洛山之下世稱東村故多名卿宰其一禮曹判書金公
諱添慶字文吉系出江陵新羅太宗之後至麗諱仁存
官至侍中諡文成三子皆平章事時人比之王謝祖諱
宗胤監察贈吏曹參判考諱忠貞司藝贈左參贊參贊
公娶驪興閔梗之女生公於嘉靖乙酉中丙午進士已
酉文科補槐院薦史局陞奉教遷禮兵佐郎俄拜正言
獻納選玉堂爲副修撰以書狀官赴 京還丁內憂服
闋拜正言持平時士類持清議專務激濁羣小之見擯
者謀起大獄將先殺金弘慶虬公於臺席抗言救止
卽被劾罷逾年始叙又差書狀官時韓䪥梗路柄臣欲

置公於死地也復　命自兵郎拜奉常訓鍊僉正出爲
江陵府使乙丑棄官歸未幾姦黨退黜薦檢詳舍人歷
掌令司諫執義司藝司成校理應教甩庭試加資通訓
累遷禮賓軍器司僕寺正丁卯以山陵都廳陞資通政
俄拜同副承旨陞至左承旨出爲江原監司秩滿拜大
司成戶曹參議壬申以千秋使赴　京還拜大司諫兵
曹參議出爲全州府尹還拜兵議大司諫副提學左右
承旨吏曹參議庚辰　特拜大司憲遷戶刑曹參判再
爲都憲副學尋超資　特拜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同知經筵春秋館事癸未疾卒于第春秋五十九葬漣

川五鳳山先兆亥向原公初娶李氏學生稔之女再室
申氏生員廷羲之女並無子三娶奉訓郎金濤之女封
貞夫人金氏廷安望族賢有至行事姑盡孝後公三十
八年終葬卜公墓之西一里許有二男長曰善餘早有
才名官止禮曹佐郎世至今稱之次善徵蔭仕通政副
護軍善餘娶掌令俞大脩女生二女長適生員尹珵次
適縣監安應仁無子取宗姪得元子之中進士善徵娶
廣陽君安滉女後娶副提學洪仁慶女皆無子側室生
三男得容得謇得完尹珵生四男三女男長益亨進士
次泰亨豐亨晉亨女長適掌令金德承生男幼益亨生

四男安應仁生四男三女時秀時好時雄女長適李烱次適李楚堂次適成後聃公淸方雅秀符彩絶人望之儼然卽之溫溫如玉考友出天大夫人之喪公方九歲哀絰哭踊悉遵禮制見者驚異性素淸儉食一肉飯脫粟居恒不受饋遺門無雜人與人鮮許可不喜交游先後輩士論雖或携貳而公常中立不爲偏着人亦不敢加以標榜惟與金公繼輝爲知已每曰夷險一節白首難忘在翰苑同僚欲以戚畹預薦公正色曰此人陰狹他日必貽禍士林後果如公言公之中年散滯皆以此也鄭汝立稔兇欺世虛譽傾朝人皆趨款恐後公獨曰

外貌如此必不善終及尹令州見其橫州里制官府且自作書院欲藉官造厓公嫚罵不許仍與之絶汝立大恚讒構百端及公没汝立惡之於上前　宣廟曰金某汝之城主詆斥乃爾耶左右色沮公自幼嗜學於書無不涉獵過眼輒記尤邃於易學頗有自得之妙屢爲論思之長恒進讜論專以懋聖學爲法遂第一義討論易傳奥義羣臣莫能難　上深加奬歎特有禮判之除公閒命愀然曰此古大宗伯之職布衣之極也旣屢辭不獲乃益淬勵奉職修明敎化庶幾禮樂無何棄世噫天何奪之速耶余雖邈焉後進隔隣瞻想素矣敢辭銘爲

銘曰

士重始進貴乎不移公惟秉正視禍如歸知人固難矧能先幾公惟早辨逆折奸窺既貞且哲昧者自伏是公學力盖得之易惟短不施古今同惜寶盖之山有氣蜿蜒蠢而不舒者茲惟大宗伯之阡耶

贈領議政羅公神道碑銘 幷序

盖余弱冠遊庠舍已聞羅子升之名人無識與不識咸稱良善長者及同直禁中一見傾心遂為忘年友聚散升沉三十年間奄忽泉下矣思其言笑想其音容宛然和氣襲體不覺淚之滋於睫也公之胤學士萬甲立請

余曰先人之亡也不肖孤纔十一歲幼無識知未死至今先人之高行長德拾聞於家庭者却恐久益無傳竊觀今世能為不朽之業者唯閣下在願閣下賜之一言噫公可托為後死責者亦唯閣下在與先人柜爰之深之墓木已可材矣余安得不老且病乎而尚堪載筆公之石而為公之重耶顧義有不可辭者按狀公名級子升字也羅羅州大姓高麗侍中天瑞有大功封安川君遂為安定人安定卽比安號也曾祖諱世傑昌陵參奉贈司憲府持平祖諱瀷官卒典籍贈弘文館校理考諱允恍成均館學諭娶全州李氏別提元紀之女生公於

嘉靖壬子中丙子司馬薦授社稷祭奉典大庭對策乙酉中明經甲科例拜尚衣院直長陞漢城府兼祭軍選入騎曹爲佐郎正郎一爲典籍司藝持平弼善軍器宗簿內資奉常司僕等寺判事再爲輔德三爲文學掌令莅外則監戎朱縣守韓山郡公廣州平山牧府使以公宣武從政追贈都承旨後以學士從勳累贈領議政兼帶如式夫人光州金氏光山君若恒之後祭軍好善之女生一男一女女歸士人李文薦早歿男卽學士娶右議政鄭曄之女生三男二女男星斗娶承旨金南重之女女適進士李嘉相餘幼公孝友出天學諭公病劇斷

一指和藥以進絕而復甦及喪哀毀踰制廬于墓晨昏哭展事大夫人色養備至雞鳴必問寢仍侍側以待朝得甘毳必袖歸常爲童子戲以歡其心有兄狂易公待之逾謹六姊妹皆貧多子女要與同居衣食共之任州郡庄所所產悉妹甥取食不待餘爲後計婚娶公皆備辦族黨無親疎待之以誠與人交不設畦畛遇可人輒開心歡飲人無不傾倒家貧屢空處之晏如無一畝於野無數椽於京僦屋蕭然不蔽風雨及卒喪祭斂殯皆相識者事之吊者哭之皆哀盡會葬送迎者累千人此亦可以觀公之德之入人者深矣公天賦樂易純善無

惡未嘗飾貌軟語見人過辱務覆蓋之居平接物唯直柔耳未見有大異於人者而及至邪正是非死生夷險之際其剛不可及其義不可奪者如此其在臺憲彈舉無所避王子縱奴歐人公嚴刑幾斃諸僚縮頸莫敢言戊己年間逆魁汝立新負朝望人爭趨競勸與同訪公曰曾見其竔子必大奸慝終不一見倭亂之初作宰韓山領軍禦賊官軍潰於龍仁兵使曳兵走公獨守一壁堅坐不動曰辻我死所棄將何歸兵使以主將先遁我當手斬之聞者股栗及賊追已迫從者擁馬僅免在公州歲大侵人相食州倉陳腐巨萬而閉糴不賑飢民相

聚爲盜通判請捕公曰盜亦我赤子濟活則自當奠居立視其死而不知發反勦殺耶通判有所希冀捕告陞職而公終不與乃悉集窮民及士之流寓者開倉大賑左右撫循朝夕視餉所全活幾萬人方伯責以擅用國穀公曰穀可得民命不可續且齎盜糧非計也乃辭疾去官未幾倭賊猝至倉儲尚餘累萬石悉附賊燹至丙申陳遊擊子媾賊至釜營伴臣夜逃賊大怒囚遊擊將再犯京師大震朝廷擇伴臣六易乃歸公公在外聞　命過家不入直詣闕拜　命公時有老母無兄弟羣議不忍遣公曰出身事主危難敢以親辭乎卽日辭朝赴賊

陣白沙李相以接伴使駐境謂公曰聞賊已殺遊擊可觀勢進退公曰我承　命入賊營死生天也何可坐此職耳汝輩俱死無益賊聞公至張兵六十里白刃森列脅公入囚門公奮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是門賊觀公動止安閑略無怖色知不可屈開正門以入卽放陳遊擊遇公盡禮事遂定凡此皆人所難益知公之所樹立不但良善長者已耳而既不遇於時天又不假年惜矣

銘曰

孝友至行急人高義是公天得非勉而至先知兇逆絶

不濡迹是公細事亦見高識開倉賑濫不兵以仁是公事業求之古人單騎敵營守死罵賊是公大節終始卓卓以是銘公不愧斯筆公本無僞我言匪溢

贈領議政延城府院君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延平府院尒一日抵余泣而曰先公之亡吾年始一周今垂八十矣先妣之亡吾官巍州府今位極人臣矣生不識父顏祿不及榮養終天之痛曷有窮已先公生於嘉靖庚辰卒於戊午得年三十九先妣生於嘉靖壬午卒於萬曆壬子得年九十一距先公之亡已五十五年矣不肖孤於序最季諸兄皆弱不振先公平日志行無

從知記先妣常語不肖孤曰汝家族大先舅牧使公以
已卯名人賢聲藉甚諸子姪皆能謹守庭訓人謂汝家
法家汝父聰頴異凡兒孝友出天植牧使公甚器重之
常見汝父奉子職之外杜門讀書不事交游唯與判書
吳祥承肯柳希霖相友善許以知已爲忘形之交恒以
養痾爲居家之樂頗有悠然自得之趣其於生産作業
一切世事泊如也其言與行之在於外者吾不能知此
特記其所曾聞者而告汝汝其記之言常在耳而先妣
之卜世亦二十年所矣先妣性嚴毅家政肅如朝典教
子女御僮使咸有法式諸子雖長大有過輒捽之不饒

家貧手自紡績籯燈達曙以勸讀使諸子皆能力學砥
行府院公之歷践州郡未嘗以一事干求人有請者則
曰事若是必不待吾言事若不是吾不忍以非道教子
其廉謹識理如此府院公又汪然大感曰先公懿行嘉
言想不爲不多拾聞於先妣之所詔者若此而止不肖
孤老且瞶誠恐一朝湮然並與拾聞者而墜失無傳墓
道尚闕顯刻治石以待久矣敢徵惠公之一言以不朽
吾先公噫公之先公余之再從兄也雖年序邈然未及
炙拜嘗聞吾先子之言矣敢以先今所記睹者詮次其
槩而並叙世系及子孫如左公諱廷華字某不仕早卒

以府院公之貴累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延城府院君世傳延安之李來自唐中郎將李茂以藩定方副將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安後分爲三宗譜牒逸莫可攷麗朝有諱賢呂判府監是其遠祖四傳丙至諱孝信版圖判書生諱宗茂戶曹典書生諱懷林贈左議政生諱石亨錄佐理功封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公號樗軒三魁盛名獨鳴千古生諱渾文科掌令贈吏曹判書生諱壽長大護軍生諱曮於公考也早從趙靜庵游自玉堂南床歷敭華要逮乙巳

士林獄起出爲楊州牧使卒官僉知妣全義李氏都事震孝之女配安東權氏左參贊花川君襄平公瑊之曾孫青松府使鎔之女生三女四男男長曰寶次曰資次曰貴卽府院公女長適侍直元虎武次適監察俞大儆次適蘇千善寶生一子三女子時達縣監女適生員林逸次適吳悌甲次適生員柳秀春賽生一子一女子時敏主簿女適都正洪汝翼資無子時聃爲后府院公娶張旻之女生三子四女男長時白延陽君入江華府尹次時聃通政金堤郡守次時昉延城君女長適金自兼無后次佐郎邕慶瀚次修撰金鬲次縣監金慶

餘元虎武生宗植宗植生履吉皆縣監女適縣監李昌源俞大儁生三子二女子俞孝曾友曾悌曾孝曾子栻悌曾有四女一子幼女適吳以寬生子燦判官次適虞候蘇蕙生二子二女子尚謙尚賢女長適陳淪林逸生二女長適縣監鄭崇行次適朴漢亮時達生二子三女長博次悌女長適金鏡次適白弘濟吳悌甲生子慶長柳秀春生五子一女皆幼蘇千善生一子一女子允沃女適李廷濈時敏生三子二女子怙憓恰女適趙廷坤洪汝翼生三女適姜壽賢崔磚延陽生三子二女子長恪判官恪生二子二女皆幼次惆察訪次悅女長適郡守金鍊金堤生四子一女子長儐縣監次惇生子女次懽生子次忭女適尹惟益邕慶亂生子命益延城生三子三女子長恢餘幼女長適韓以平金嵩金慶餘皆生二子一女幼嗚呼盛矣哉夫爲善而無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躬則昌其後者理之常也我李積德百年代有聞人子孫雖貧且賤率多良善拙朴未見有傾巧詐僞之態是孟祖先之遺也議政公以名父之子惇行孝悌自力爲善沖澹守志不求人知雖命途若短潛德隱行世未及知而天已先知故至於府院公始大發焉府院公在襁褓已失怙早從師友能自樹立慷慨好議論

常慕古人奇節不事細行曲謹卒能辦擎天浴日之功勳名
宸世朝夕且將入相諸子皆謹厚以忠自顯祗慎
事職金貂映座袍笏滿床府院公之福祿盖未艾也天
之報施善人懸契不爽有如是夫大夫人雖早寡恒以
禮法訓子弟府院公中壬午司馬又以安山郡守中癸
卯文科板輿之樂喜慶之慈世皆榮之而府院公歷典
五邑備享專城之奉府院公之夫人張氏賢且至孝事
姑色養無違力貧具脂澶絶不示寠色常使大夫人樂
焉年逾九十精力不衰生能見子孫之榮沒能盡封贈
之典大夫人之福不既備乎葵在高陽某山某向原與

公同塋銘曰

孰短其脩孰窒其通壽吾不知命繫其逢既嗇其施迺
積于躬積之伊何惟孝惟忠孰當其隆公有季子福祿
功業隆其未已寔惟光前奚但趾羨凡我子孫宜知所
自

碑

箕子廟碑銘 并序。 癸製

殷之亡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並稱三仁朱子以爲易地則皆然臣竊嘗以謂箕子之諫紂在於比干之先而紂之囚而不殺天爲之也武王之不封於他方而封於朝鮮亦天也何者天以河圖授伏羲而八卦之變猶未著文王囚而始演易豪天以洛書授神禹而九疇之數猶未明箕子戹而始叙洪範天人之妙於是大明而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得傳於天下後世使文王不演

易箕子不敘疇則河之圖洛之書特一未窺之混沌耳
天之授義禹豈端使然哉茲非天意而誰歟且天生蒸
民必降聖賢作之君作之師以遂其生以立其教義軒
堯舜之教中土是已我東雖僻亦天民也而曰自檀君
人文未彰泯泯棼棼倘微箕子八條之教則終未免爲
左衽之歸箕子之教東方是猶義軒堯舜之教中土蓋
有不可得而已者此又非天意而誰歟天之不死箕子
爲傳道也庶化民也箕子雖欲死得乎武王雖欲不封
于朝鮮得乎然則箕子之有功於斯道實天下萬國之
所共賴而其親炙之恩則吾　東國最偏受三韓萬世

人得以爲人之功之德爲如何哉孔子之道雖大而無
外寧貊之邦猶有所不化箕子之教東方在孔子未生
之前故孔子至有乘桴欲居之志禮義文明之化其所
從來久矣倘使箕子之教不有以先之則後雖有孔子
之道其化豈易以入哉然則我　國崇報之禮當與孔
子並隆然而享祀之制不廣立後之典尚闕誠欠事也
豈亦有待歟我　殿下嗣服之三年萬曆辛亥本道士
人鄭旻等抗疏言史稱箕子之後傳四十一而至準爲
衛滿所逐馬韓末有孫三人曰親其後爲韓氏曰平
爲奇氏曰諒入龍岡爲石山以傳鮮于世系韻書曰鮮

子子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
綱目稱箕子對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趙孟
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鬚翁鮮于景者爲中領別將其
不旣章明較著乎洪武間有鮮于景者爲中領別將其
七代孫寔自泰川來屋殿側今十年請以寔守箕子祀
殿下重其事命禮官詢于大臣且令本道採訪覆啓事
皆有據廷議咸以爲可遂以鮮于氏定爲箕子後至明
年壬子春　命竪殿號曰崇仁官鮮于亹爲殿監子孫
世授焉昔周武王求黃帝堯舜之後立爲三恪以奉其
祀聖人崇德繼絶之意可謂千載一揆也且　命府尹

封墓道修祠宇增置祭田及守戶使之供粢盛備洒掃
凡姓鮮于者復其家毋籍于軍俾聚居祠下仍　遣近
臣齎香祝祭于廟以告厥由尊崇之典至是而無復遺
憾此實扶植彝倫挽囘世道之一大機會嗚呼盛矣始
萬曆丙子本道士子慕聖師之遺澤立書院於府西南
鶯光山下設講堂名曰洪範以爲多士欽崇講明之所
歲戊申冬　命扁額曰仁賢至是觀察使鄭賜湖上聞
曰今玆箕殿揭號立後致祭是數千年來所未有之盛
舉一域臣民擧歡欣聳動有若重被父師文明之化咸
願勤之貞珉以揚閎休乞　命儒臣備述前後事迹庶

幾表著觀瞻傳示無極　殿下曰可遂　命臣敘之臣
適忝禮官與聞末議而獲覩曠世之典承　命秖慄不
敢以文辭淺陋不足以自效爲解謹拜手稽首而獻銘
銘曰
天錫大範神禹則之以傳殷師殷師嗣興蒙難乃闡人
文始顯爰叙彝倫以承聖問寔維帝訓既師武王錫民
之極義罔臣僕天地變化我得其正明夷自靖乃睠東
土乃推斯道實天所造無遠無陋八條以化變夷爲夏
仁涵于膚道不拾遺禮義之治巍乎盛德百世以欽受
賜到今浿水西涯不沫井渫神迹如昨肇祠于麗禮式

不備寢遠以弛遥遥聖緒不絶來雲派散支分惟明我
后遵範建極遠紹絶學殿有羡號院有華額益光且碩
立後繼絶永襲世爵式是三格特祀于廟牲肥酒香禮
意洋洋猗歟我　王聖謨其承責我中興隆典畢舉縟
儀彬彬千古一新於乎不顯文在於兹没世之思

皇明都御史楊公鎬去思碑銘　并序

皇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修明姦孽屏息四方無
虞民物又安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蓋其治以博施濟
衆爲仁柔遠字小爲德誅暴討逆爲武故凡化之所漸
威之所加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薄海内外無有遠邇悉

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 聲教跳踉夸
慢自帝其國 天朝治以不治擯不與覆載之閒秀吉
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爲雄既窮兇積悖乃
恫疑虛喝靡所不爲歲辛卯遣使致書詞我虛實將欲
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 昭敬王據義斥絶具奏馳聞
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
寇剪焉傾覆 皇帝以爲小酋抗天紀無故入人國悖
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禍當援東民亦吾赤子墊
水火當救乃 命文武大臣發大兵以討之 天威遠
暢海內震動蓋一聽於浿水而三都底定諸路之賊次

第逃遁退據南邊十餘郡錄巢窟堅砦掤爲久計環寇
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爲不可究武用沈惟敬計宣
詔許封試其誠僞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調兵渡海襲
破閑山放兵四劫奏聞羣議盈庭久而靡定 皇帝赫
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東事時遼東布政司叅政
楊公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不可有 詔特起
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
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迫畿南
公移咨我 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毋動卽日兼程
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與

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
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公
與我 昭敬王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
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首累百級鏖殺先鋒賊將諸酋
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長屯順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
郡盡為賊屯公貽書邢總督定議先攻清正以斷賊左
臂先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以
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手下勇兵數百輕裘戰巾馳過
鳥嶺贊成臣李德馨僭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
到義城公與德馨謀先遣降倭吕余文潛入賊營盡得

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慶州軍聲大振風迅電擊諸
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秣馬礪刃鼓勇爭首敵都
元帥擁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
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
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
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劄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
炮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齊喊海岳皆振用飛炮
火箭亂燒賊幕遂拔伴鴟亭太和江兩柵賊焚死者無
算盡獲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
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

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多斃清正開壁不出屢乞降求
緩師公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
樵汲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
是十三日賊益窮蹙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卽會天
寒大雨路沒膝人墮指士馬多飢凍死賊援大至將統
出軍後公密察事機麾諸軍退舍身自爲殿賊欲追躡
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還王京
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贊畫王事
丁應泰應泰雅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
合詞訟公冤我 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以活國奏

三上冠盖絡屬於道 天子以公名臣任重義不可苟
其進退乃 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戍戍夏公罷公
河南人號蒼興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立然諾破崖岸
胷次豁然臨取予信義秋霜制事明快未嘗有依違熟
軟態飭躬峻潔人不敢干以私入國境比還無絲毫累
行厨自供雖一菜必與之直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決
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怠步疾呼公之還也都中男婦老
少莫不啼呼攀挽爲立石以思之至於深山窮谷亦皆
憮然相吊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夫仁
不必義義不必勇勇不必智賊迫漢南都民荷擔立惴

惴無朝夕計單車赴難冒入孤城能破方張之賊於談笑之頃如其仁如其義也島山之役身被堅執銳垂餌虎口與死寇血戰遂拔二大柵囚巨魁於一穴如其勇如其智也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威震海上老賊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歎嘆至畫天兵攻島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軍容之盛用兵之壯能使敵酋心畏而誠服南邊諸陣莫不皷氣張膽恃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爲人所搆遺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咤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噫公自以孤誠受　天子知鋭意討賊勇不顧前後

既爲文法所中角巾還鄉口不言東事而公名益顯於天下亡何　天子思之罪言者以直公所以寵嚮公者不淺今用公爲遼東都御史盖　朝廷滋欲試之於遼以彰公績也我　昭敬王慕公之深命求公像於燕京閱歲不能得今我　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戌始得之遂爲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龜書其事于石臣承命悖恐上閽門辭謝不獲命遂叙公東征事跡如左而系之以銘銘曰

噫噫前歲島夷狂猘乘我不戒朶頤遼燕逆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　皇天伐用張止亂存亾勝之平壤賊

乃大創　皇威遠暢渠魁逋誅窟彼南隅再肆兇圖師
老而疲告功不時賊反乘之悉衆四搶盡銳北上聲生
勢長公時受　命義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怡懼望公
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
城決敗算成胷萬甲兵蛇豕其奔牀威退屯國命再存
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路元帥桓
桓虎視公惟咸領繩鉞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其
角距莫敢齟齬親冒矢石火其二栅血飜骸積兇酋褫
魄乞命窮鼠竄伏威震扶桑勢鞏關防我武維揚
功實在斯將大有爲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益白彼

議罔極　天子曰咨惟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
節捴戎大纛崇崇猗歟我公再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
治軍不寬不煩令肅恩敦公之御敵得人死力忠義所
激公之束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實生之
攀慕莫追漢城之陽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
髮嚼齦含噫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世瞻想勒此
貞珉事與名新萬古精神

重峯趙公金浦故宅碑

壬辰八月錦山之戰重峯趙公父子與七百義士同日
死事聞　先王震悼贈公吏曹參判又　命廩其母官

其子完堵今　上之撫軍南行也召見公之子遣從官致祭復役減租又甲辰　先王賜祭加贈今官逮今　上卽位之明年聽建書院祠　賜額曰表忠俾春秋祭于祠始公之殁麾下士收七百義骨卽其地作一塚竪石其側名之曰一軍殉義碑旣又諸生以金浦公故宅相與謀石樹于墟遂撮公平生言行及擧義事跡屬文俟曰子其文凡往返三四請益堅則謹按公諱憲字汝式白川人上世有諱文冑襲朝兵部尚書至諱天柱紅巾之亂以元帥戰死考應祉贈吏曹判書娶車順達女生公於嘉靖甲辰中下卯文科補校書正字時降香佛

寺公上疏言口讀聖經手封佛香所不忍也坐削官自是直聲籍甚歷戶禮工佐郎通津縣恩縣監全羅都事在通津杖殺內奴豪橫者誣公以濫刑杖配富平在縣恩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立魯山後旌表六臣禁衛王子第宅丙戌上疏仲救牛溪栗谷先生及朴思菴鄭松江諸公寢不下再疏益論朝臣朋比丁亥又上萬言疏仍論鄭汝立兇悖比之羿浞觀察使格之不以聞時秀吉遣使來覘公徒步上京并前未達疏以進言秀吉弒君宜斥其使已丑特斧伏闕上疏極論宰臣誤國三司論竄吉州冬鄭逆謀發以公有先見　命放公在

謫聞　朝廷遣使日本上疏極言其不可辛卯賊使至
公又疏陳秀吉必背約構亂請斬玄蘇義智首上奏
天朝嚴兵以待不報仍叩首石礎血被面觀者如堵或
譏其自苦公曰明年寬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辭朝
並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等書痛哭出都門又
上辰聞難卽與門徒欲西赴　行在道梗不果行見巡
察使力請討賊草檄傳告八道辭旨激烈義士坌集得
千有六百餘人乃與僧將靈圭直搗淸州洒泣血戰賊
大衂焚冤宵遁湖左諸也賊望風皆遁遂飛文一路整
軍北行師次溫陽錦山之賊將侵軼兩湖巡察使告急

於公要與共事諸軍佐亦言賊無所不躪而獨餘湖西
南一片土失此則無國也宜先討錦賊以絕其後而勤
王未晚也公乃還公州巡察使議不合事多沮撓麾下
稍稍散去只七百義士願從之公慨然移軍向錦山曾
與湖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擧慄移書改期而
公未及知是日蓐食傳發或言賊鋒銳甚且衆宜按兵
相勢乃輕嘗大敵公曰　君父何在敢言利鈍賊詗知
兵無助乘未備而逆之策野而陣分兵爲三迭出以肆
之公下令已死生進退毋愧義字士皆惟命力戰終日
賊三北幾潰而我兵已矢盡無可爲會日且入兩軍不

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公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銃攻之帳下士挽公請跳公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男兒死耳不可苟活援枹鼓之士爭直前無一人旋踵短兵接空拳搏亦無一人徒死雖衆寡不敵全軍盡殁而賊死過當勢大挫收餘兵運屍哭聲震野遂與茂朱屯賊皆遁湖西南賴全翌日公之弟範尋公屍則公死於旗下將士環公死相枕藉範負公屍還殯沃川張目掀髯怒色如生葬于沃之安邑縣與夫人同塋公之子完基娑性俊偉兵敗故異其冠服冀代公死賊認爲將砍其屍公性至孝纔免襁褓已知事親禮修書父母必盥濯

整衣冠每夜必誦大學及離騷經出師表悲歌慷慨達朝不寐家貧躬自耕耘或牧牛田間亦未嘗釋卷日採薪熟親突暎火而讀之其寓吉州公聞卽登程金吾卒止之曰來時同班教我云趙某賢者必不留汝必以夕抵家令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公曰　君命不可宿徒步夜發嘗遊大屯山寺一日對食推與房中四僧曰明朝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來同事僧惟之而陽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公同死而其一病未赴說人如此云申恪宰延安公貽書曰明年必有倭難延是三國時城守剋賊地君以武將守土宜速浚壕增陴爲死守

計恪雅重公卽治宇嚮其如公指後李公廷馣果以此
城却賊壬辰四月聞東萊有聲如巨雷公驚仆曰此天
皷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良久
又仰天而曰吾以爲禍及 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
者其獲於賊乎門人識之賊渡海王子被虜皆其日也
公始遊土亭門晩從牛溪栗谷講論周易便師事之不
佞年輩後未覩公面嘗聞一時名流欲用公栗谷先生
曰此人不知變通以爲唐虞之治可以猝復一事不合
卒裾折檻必至騷擾佞其練達可大用不佞之妄論公
亦如此已獨土亭論當世人物必以公爲第一蓋栗谷
早歿未及見公學進也獨其執太固守太潔奔義如狂
見人過若浼一言不是則雖公卿大臣廷叱之如奴狗
立玉陛前與 人主抉腎腸爭是非不得則不已未嘗
以毫髮恕人宜其流竄困厄不容於世也然不如是焉
能成就此哉況其高見達識可質神明憂君憂國出於
至誠使公之志得展於當時則經濟事業亦可想見而
終於伏節一上而止惜矣嗚呼雖使公言行計用
顯寵一時視如今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而膽
裂韓韓精神亘萬古不死者何如哉終不以彼易此銘
曰

烈烈趙公禀挺特兮培深植固行也獨兮自信其中不
求知兮必背群馳知敢隨兮愈躓愈堅困而亨兮屢疾
其呼衆聽驚兮先知逆見若燭照兮孰信其然譁而笑
兮以性而行得之天兮不駭危機神益全兮衣車赫赫
視弊屣兮首碎不悔遑恤毀兮逢時孔艱得死所兮仗
劒一呼從義旅兮疇遏公誠一團血兮集義爲兵用不
缺兮奔敵如雷芒我嬰兮勇不徒死死猶生兮七百義
骨環公屍兮氣結爲虹亘天維兮有炳如日峙如岳兮
不涅千秋昧者式兮嗟公之烈何待碑兮石于墟者多
士思兮

有明朝鮮國賜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扶宗
樹教普濟登階尊者西山清虛堂休靜大師碑銘
并序

余不識釋家津筏故平生不喜談釋非故有意於排釋
也顧以文字竊虛聲主盟騷壇三十餘年矣釋子之逐
名求詩者日踵門如遇開僧韵釋輒欣然應之亦非故
有意於耽釋也余年尚少已聞休靜師之名其詩多傳
誦人間恒願一見而不可得松雲惟正卽師之傳法沙
門也其渡日本也數訪我於京城我之赴燕山也贈詩
於清川江上亹亹說師窮日夜不倦是時師之匕已數

年矣緬挹清芬時往來于懷一日公退獨坐聞有三僧
拱立於外呼使之前乃師之弟子葆真彦機雙仡也出
示笈中書云是清虛堂遺稿仍又手而拜曰吾師道業
有足傳後而雲山深寂恐久益泯敢以門徒所記載
者爲狀宿齋緘封千里來獻願得相公一言鐫之于石
以不朽吾師余曰爾師之道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不待
存而存不待滅而滅誰得而朽誰得而不朽吾夫子曰
道不同不相爲謀於師之道吾何言哉三僧起而對曰
道本不同非敢苟同然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伽葉正
傳獨闡宗風者是固同而異者矣居家爲孝出世爲忠
豈非異而同者乎唯相公之異其異而同其同者焉吾
師常慕相公之風蓋有默契而冥感者願相公之終惠
也僕僕跽拜經歲不去余嘉其誠而嘆曰釋教之專心
所事乃如是夫按狀師法名休靜字玄應自號清虛子
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名汝信外祖
縣尹金禹得罪燕山朝謫居安陵遂爲安州人父世昌
鄉舉爲箕子殿叅奉不就詩酒自娛母金氏老無子一
日夢一婆來曰胚胎丈夫子故爲啚婆來賀云明年庚
辰三月果誕師三歲父於燈夕醉卧有老翁來謂曰以雲鶴
訪少沙門耳遂以兩手舉兒呪數聲摩其頂曰以雲鶴

名此兒言訖出門莫知所之以故小字稱雲鶴與群兒遊戲或立石爲佛或聚沙成塔稍長風神英秀力學不懈事親至孝主倅愛之九歲母亡十歲父歿伶仃無所依主倅携至京就學於泮齋齒齒不適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異山窮覽形勝探賾諸經每愴早失怙特益感死生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遂聽法於靈觀大師剃髮於崇仁長老七八年間遍踏名山年三十中禪科自大選陞至禪教兩宗判事一日歎曰吾出家本意豈在此乎卽解綬以一笻還金剛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鑪峯作詩曰

萬國都城如垤蟻千家豪傑若醯鷄一窓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自此韜光鏟彩不出山門問道者日益衆已丑之獄妖僧無業誣引師被逮供辭明剴 宣廟知其冤立釋之徵詩稿睿覽之嘉歎御畫墨竹賜之命賦詩以進師卽進絶句 宣廟亦賜御製一絶賞賚甚厚慰遣還山壬辰 大駕西幸龍灣師卽仗劒進謁 宣廟敎曰世亂如此爾可弘濟耶師泣而拜命請曰國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其餘臣皆統率悉赴軍前以效忠赤 宣廟義之命爲八道十六宗都摠攝諭方岳禮遇之於是松雲率七百

餘僧起關東處英率一千餘僧起湖南師率門徒及自募僧一千五百合五千餘名會于順安法興寺與 天兵爲後先以助聲勢戰牧丹峯斬獲甚多 天兵遂克平壤復松都京城賊宵遁師以勇士百人迎 大駕還京都 天朝提督李如松送帖嘉奬有爲國討賊忠誠貫日不勝敬仰之語又題詩贈之曰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仙今聞王事憑捴攝下山巔諸將官爭先送帖贈遺賊退師啓曰臣年垂八十筋力盡矣請以軍事屬於弟子惟政及處英臣願納捴攝印還香山舊棲 宣廟嘉其志憫其老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捴攝扶宗

樹教普濟登階尊者自是義益高名益重道益尊往來於頭流楓岳妙香諸山弟子千餘人出世者七十餘人甲辰正月二十三日會弟子於妙香圓寂菴焚香說法取自家影幀書于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松雲處英訖趺坐而逝年八十五法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歇弟子圓峻印英等閣維奉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普賢安心寺又一片弟子惟政自仡等奉來蓬山得神珠數枚窆石於喻岾之北吾東方太古和尚八中國霞霧山嗣石屋而傳之幻庵幻庵伊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

智嚴傳之靈觀靈觀傳之西山此實臨濟之正派而惟
西山獨得其宗云所著禪家龜鑑禪教釋雲水壇各一
卷清虛堂集八卷行于世噫師之道余雖未詳其淺深
師之稿余既玩繹而卒業矣觀乎詩足以知師自得之
趣觀乎文足以知師造詣之高雖其語或不雅馴言言
皆活句句飛動有似古劒出匣霜風颯然往往酷似開
元大曆渠家惠休道林不論也況也遇患難不失其守
乃能結主知於縲紲之中徵稿命製之榮御筆詩畫之
錫誠前古所未有之殊眷而逮乎國難糾義旅助
兵收復三都迎還 大駕便納賜印拂衣還山其出處

之節無愧古人夫士生斯世孰不欲遇知於時君立功
名以自顯然而抱才不售沒世無聞者何恨今以山中
一緇衣乃能名達九重聲施後世孰謂禪門能辦此功
業歟銘如是不愧吾筆歟其銘曰

金天之西薩水之濱淑氣亭毒乃降真人仝婆祀送釋
老提携天開寶光帝借金鎞靈符妙契秀骨超凡蚌珠
出海龍鏡發函失怙無依千里負笈淹貫諸家卓然自
立乃超覺路遂登法席祖月重輝群昏一廓餘事詩聲
上徹楓宸殊恩異渥榮耀乎春身雖岩穴忠不忘君遇
難一呼義旅如雲協助天戈憑伏靈祐驅除腥穢福我

寰宇出而濟世名動華夷入而修定法聞宗師在掌靈
珠虛明自玩倘來榮辱如夢一幻瞻彼妙香與夫金剛
寔唯學界宜我法王來往諸天百靈護持乘化返真去
冉冉何之功紀人間道在山中一卮貞珉萬古英風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墓碣 上

通政大夫行承興府使李公墓碣銘 并序

清江李公以氣節文章爲一代偉人而尤號爲法家故
諸子皆賢其仲子曰壽俊字台徵自始知名人咸以國
士期之及其奉使 燕京道卒也其寮若屬哭於次行
旅悲於途戚故遠逆而哭里人巷哭朝之薦紳及吏士
母論識與不識走吊哭如不及其尤親且舊者聚而經
紀其喪與後事無不盡噫台徵爲官只敬署恒擯外位
於朝不能一年非有及人功澤而能令人見慕一至於

此是知爲善者誠服人而人之慕之不在於官與位也
台徵天資樂易神識坦朗長身秀骨動止華雅重然諾
敦氣誼與人交洞見肝肺初持一心未嘗變節見人過
必忠告而善導之故人無不愛且敬久而益信早遊牛
溪先生門門下士翕然稱之清江公之在北營虜陷慶
源中外大駭台徵以布衣抗疏願赴軍前與父俱死
宣廟壯之給傳以送都門外送者塡咽至不能容一時
艷稱之及清江公在謫所疾革台徵焚香祝天嘗糞驗
吉凶斫指和藥暨喪徒跣扶櫬躬負土爲墳手具祭需
日啜一盂粥三年如一日撫弟姪諄諄教訓常泣以箴
之曰吾家七百年忠孝相傳汝輩勉學其無忝我家風
嘗別儲喪時所需物欲設義庄如范文正故事因自號志
范宗人及亡友遺孤養如己出婚娶以時爲妻喪瓣石
灰數百斛人有欲葬其親者輒與之及將用家人問之
則曰彼既急而貸我何忍求償吾已忘其名矣平生不
治生產家貧稍貸以自給然食客優常滿居官氷蘗自
飭爲政必使吏畏而民懷故去後常有思生於己未中
己卯司馬庚寅及第選槐院俄陞主簿歷監察户曹佐
郎拜通津縣監值壬辰亂悉載倉實及士女移於江都
與禹性傳檄召京外散卒以禦賊規畫調度一軍倚以

爲重縣故無所亡失賊亦終未犯江都癸巳丁外艱制除拜禮曹正郎俄自掌樂僉正出爲寧海府使逾年棄歸民遮道留不肯留所是繫逮又出爲江華府使寬恨征蓄軍實屹然爲保障至今賴之歷太常僉正國子司成司憲府掌令軍資司贍養繕工正拜鍾城羅州光州江界府使牧使皆不赴自公州牧使入爲承文判校司僕正乙巳陞通政爲吉州牧使旋移永興丙午遞還以賀至使還至永平病明年三月卒於鳳山館春秋四十九

葬楊根酉向一原全義之李世有聞人高麗太史棹是舅祖入　本朝有諱貞幹奉百歲母以純孝聞卒謚孝靖祖諱文誠慶尚兵使贈兵曹參判考諱濟臣官卒北兵使卽世所稱清江先生妣木川尚氏鵬南之女領議政震之孫配安東權氏同知恂之女生男曰尚基二男二女曰晉基中武科次興基女爲朴遴妾餘幼學川許澈女無后三娶陽川許昊女生男曰碩基側室有基娶尹儼女無子早卒碩基娶判官韓師德女生二女幼三夫人皆有賢行碩基風誼惟肖刑於家者足徵亦可尚也嗚呼台徵既負高世行其志又不凡謂功業可立致惟其骯髒不肯頫仰隨人後非其意雖達官貴人視之若浼以故終身坎壈而不少悔悲夫予之友台徵

三十年所矣然非敢以文故私君盖樂道人之善亦君子之志也銘曰

嗟吾台徵長者之風廊廟之姿天得也貧而好施躓不詭隨世德也凡君異行皆參之推吾必謂之學也九原難作我訓銘辭薄夫式也

德源府使金公墓碣銘 并序

昔余侍先君見有博士余侯自太學來其形毅然先君顛倒迎禮之甚虔呼廷龜拜於前曰是汝外親大父行也去後亟稱之曰善人也善人也廷龜時尚少雖未敢請其詳固已載之胷中無何人告侯亡矣先君涕泣悲

曰噫善人死矣又曰斯人也而止於是信乎命之難窮也侯之葬十有六年其季子司藝庭睦以狀抵余曰我父之亡也不幸而家有憂繼而國有兵不克有事于墓道我懼先君之志行將泯泯無傳而死亦有知應悼其不幸於土中子之知我盖自子之先公先公若在世必不能無意於斯今子能爲文業其家敢徼惠子之一言以文之噫不肖嘗聞先子之言矣又與司藝君從遊最久其敢以不文辭按狀侯諱某字某系出新羅之敬順王至麗朝有諱就礪出入將相官至侍中焯有聲烈書于太史入我　朝有爲黃海道觀察使者曰素是生仲

行官卒司憲府監察監察生順安縣令效震順安生三和縣令熙壽三和生漢城判官義叔以耋陞爵官號僉知是侯五代祖考僉知娶某之女乃於嘉靖乙酉生侯生二十一年而中司馬又十七年而擢文科補國子陞至博士例遷殿中出爲昌寧縣監黃海都事大同察訪入爲刑曹正郎欽荐十餘年年六十一始守德源府明年没于官侯天性至孝奉養八十雙親甘旨必親具怡愉之樂至老不衰其喪也廬於墓守松栢不離哭之三年如一日其祭之悲遵禮制雖冬月必浴而後將事斯其大者而沉厚有器局遇事將刃風生臨利害一聽於義治宮接人以誠以信持是心不少懈由是所至常有聲死後親故哭之皆哀其又可尚也惟其抗直不能俯仰順時卒淹屈以終惜也淑人趙氏淳昌望族縣監叔瓚之女賢有法訓侯亡哀痛過制閱服月餘乃逝以其年九月合葬于安山西村有丈夫子三女孝庭友其季卽司藝庭孝生二子濯澳一女幼庭友生二子浣演庭睦無子以演後女五長適朴清有子曰塚次洪有臨次生員申晫有子曰明厚白厚次進士安克忠有二女幼次任翼之有子幼侯以嘗有光國功錄原從追爵弘文館典翰斯可謂之伸乎司藝君妙年科第才又俊蔚有

譽吾見其昌也嘗聞善人必大其後先君之言吾於是
乎徵是爲銘銘曰
允矣金侯茂行天啓因心則孝飭躬以禮不爲外鑠中
以自淑積之何豐用之何嗇所得者天不得者人自古
皆然誰屈誰伸

麻田郡守申公墓碣銘 幷序

近世有居駱下而自號駱峯者以文章擅一時官至靈
城府院君諡曰文簡公姓申諱光漢余雖生後不及親
炙於門墻家對駱峯未嘗不想望其爲采而有所興感
也其孫曰鴻漸字冲舉長吾十三年爲老友不幸早亡

亡今八年矣舊宅遺墟朝夕在眼其於墓道之托忍以
不文辭乎按狀申系出高靈麗朝撿校成用是其鼻祖
歷四世有諱德鄰寶文閣大提學入我　朝參議乞翅
叅判檣皆以文藝名至諱叔舟翊　光廟典文衡位
上相三主勳盟功名震世諡曰文忠於君爲高祖曾祖
洞文科內資正是生靈城考諱津文科黃海都事娶士
人辛弼宗女生君於嘉靖辛亥業儒屢屈簷補禁火司
別提遷陞濟用直長宗簿主簿戊子中司馬儀出宰聞
慶禮山又遷判箕城入爲軍資判官陞守麻田郡庚子
爲世子翊衛以病解官歸鳳山田舍遂卒年始五十後

察錄宣武原從追贈某官君白而長身容麗而氣清心如其貌温温有文獻家風事親色養盡其道持喪奉祭一於禮惠窮寡友兄弟昔出至誠其爲邑也東吏寬民勤謹自飭由是所至號治去後常有思君搖槳家庭早有華問朋遊益附咸以遠大期之不達而無年吁其命也君娶豐川任氏判尹說女也自君歿八年猶服喪矢終其身只有一女適進士崔澱亦早寡啜粥三年柴毀竟死任氏取族人申應潭子澈以後君幼噫君之配及女咸有至行可傳於後於茲亦可見君之刑也進士文行名人無命短折有子曰有海幼養於君事君猶父方秀有偉器年十三乃能奠君以禮今又治石謀紀君世德庶誠來速銘亦可尚也銘曰

遠矣華胄世替纓兮文忠益大繼靈城兮君能自飭紹厥聲兮惟喬於命罔時亨兮行積于躬及孤煢兮視其闈庭蘭玉貞兮有嗣有孫不墜名兮宜則食報後之贏兮

沙溪房君墓碣銘 并序

吾表叔桃灘邊侯砥行立名籍甚湖中有友三人其一沙溪房君伏而不仕築室沙溪上行義於其中鄉里稱爲善人諱應賢俊夫字也生六歲而喪父母哭擗悲哀

如成人人甘涕泣視而嘖嘖嘆及長能自奮發勵志力學遊南冥一齋之門得聞爲學之方遂拋舉子業靜坐一室誦詩讀書暇則課農理圃灌溉花竹以自適遺落世事其於外物榮辱泊如也天性至孝常以考妣之喪弱不持服爲終身之慟每遇諱期哀疚慘怛如袒括之初麻其衣帶口不茹葷不出戶以終其月至老不懈事兄如事嚴父卽有不豫意則日再三往婉容愉色懽其心乃已撫育孤姪無異己出好班施周人之急不問有無賚接人遇物誠意款款良辰美景必置酒歡洽然而簡潔自持惟其人是與卽不善雖達官貴人若將浼焉

以是重諸公間父諱漢傑亦隱德君子蘇齋處相國銘其墓祖諱貴和選司馬薦授戶曹佐郎曾祖諱恂文水運判官高祖諱九成定山縣監始徙龍城之周浦村遂爲世居其上世有諱李弘因高勾麗奏請東來賜鄉南陽官至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輔國是其鼻祖實大唐相國玄齡之後云君生於嘉靖甲申歿於萬曆己丑得年六十六其年九月葬南原府西松谷某坐某向之原孺人吳氏海州人吳公景戴之女幼有懿行入君門事君子盡婦儀君歿訓子女得毋道與君同年生後君九年歿壽七十四以兵亂權厝茂朱山中冠退葬君同

塋生一男德驛早卒前娶察奉陳大壽女生一女二男
後娶從仕郎楊士敏女又生一女三男女長適七人金
慶行男曰元震乙巳司馬娶監察鄭大民女生二男二
女次男元益司饔主簿娶生員楊時省女生二男幼次
女適士人林垍次男元漸娶僉正安瑛女生二女幼次
男元井幼元震文行有古風將大其家業者自以早孤
懼先德閒汨無傳乃以家狀屬余曰願徵惠子之一言
圖所以不朽者亦可尚也古人觀其狀而知其後噫房
氏其昌乎銘曰

沉而顯者珠耶韞而光者玉耶積而餘者善耶種而食
者德耶吁嗟乎房君尚不昧乎後昆

任公泰臣墓碣銘 并序

盖往時有篤行君子者曰任君世居漢城之東興德里
以一布衣終於家而里人至今思之咸曰曁能孝友慈
良如任君曁若任君之廉讓自修不求聞亦咸曰無天
哉而使任君止於此不俟雖嶺焉後生亦嘗望見於先
輩行粗聞君之平生君為人王立風槩爽朗幼有異質
及長嗜書無不讀出為制科業裒然有儁聲里中賢士
大夫輩行頴為交孝友自天植髫時出遊見有異味必
懷而歸諸親晨暮夔夔滑瀡之奉必手自具以進歲時

上壽自歌舞獻綵以爲歡怡愉之樂至老不衰居喪哀過而禮不踰守廬三年日上墓哭追慕之誠終身如一日平生書父母二字於紙牓以掛安堂奧有時物必薦有釀必奠否則未嘗入諸口二兄之歿館嫂嫂畜孤姪能別而有恩割家園以家之撫愛教訓咸使成立好班施不事生産作業園收一菜必與隣里共之既困不茅家貧屢空而人或勸之仕則輒掉頭里中薦君行誼名在遴曹君猶不求進取以故卒無成一室圖書吟洒不倦客至輒置酒陶然以自適壬辰避賊南遷卒于安東川城縣得年六十二明年葬奉化縣德龜山子坐午向原

君諱泰臣亨吉其字豐川大姓高祖孝敦報恩縣監贈戶曹參判曾祖漢遂安郡守贈吏曹判書祖諱由謙與一蠹鄭先生爲道義交官至工曹判書贈謚昭簡公考諱楗豐儲倉守已卯司馬受業於松堂朴先生以學識重諸人間娶光州鄭氏縣令達德女以辛卯八月生君配奉化琴氏宗廟奉事應鍾之孫麗朝門下平章事英烈公儀之後也端莊芳潔入君門宗黨交賀事舅姑盡孝事君子以禮奉蘋蘩必敬必誠訓子女御僮僕咸得其宜臨財戒毋苟料事常出人閨庭之間舉可爲法式先君三十三年庚申卒于京第葵

在楊州之松山凡育四子曰先業儒曰寬有志行未娶而歿其一未名而夭季曰屹文行有家風中壬午司馬聲名籍甚已而不樂舉子業遴授典牲叅奉不赴君歿之二十年叅奉謂余執而有文授使者狀若書曰先君子有懿德不幸不聞於世恐久益泯敢以不朽請余既不獲辭則拜而讀狀皆平日聞之里中者謹次其一二而系以銘曰

彼墨如三尺之丘鬱而不伸者志耶雖然有令子以趾美有余言以無窮豈不遇者始遇者終耶吁嗟乎公

軍資監叅正任公墓碣銘 并序

不佞自燥髮從外門已習叅贊任公盖公之夫人卽先妣王母姊也以故先妣常語公立　朝居家行誼暨諸子孝謹狀頗悉叅贊公以直道自致爲世名臣而二子皆能守法訓公其長也諱重臣伯強其字任豐川大姓遠祖諱澍爲御史大夫自是代有聞人曾祖諱漢遂安郡守贈吏曹判書祖諱由謙工曹判書贈謚昭簡考諱擢卽叅贊公贈謚貞憲娶進士辛悌聃女生公於丁丑三月始蔭補齋郎癸卯中進士自金吾郎累遷廣興倉宗廟署奉事直長內贍寺漢城府主簿判官司畜署堂隷院司畜司議儀賓府軍資監都事叅正外則通

判星州郡守林川沃川鳳山寧越庚辰八月疾卒得年六十四娶平陵正女無后再娶縣監李壅女有淑德善理內職生二男一女長曰拯文科承文正字次曰振女適士人申洽側室男女各一男曰龍女爲河原君妾生一男成海副正拯娶生員尹棐女生二男一女長慶達次慶适振聘無知俞大儆女生二男二女長慶述次之敬女適士人李元龍慶達生二男三女女適尹洙次適梁任餘幼公葬貞憲公墓下癸坐丁向原與繼室同穴初室葬在公原之右振亦嗜儒孝友以類一日以書來叩曰不肖孤不祿生五歲而失慈十二歲父亡次依一兄亦不幸早世子子孤影今已白髮先君子葬且三十餘年尚不能光昭其德於墓顏不肖孤所不卽死者以有待也今子能以文章多銘薦紳間倘賜揚扢庶死骨不朽既又汪然大戚曰方負治石久矣不肖孤惟朝暮是慮不佞旣敬諾則敢記平日聞之外家者曰公爲人厚重自幼時已有長者風績學嶷有譽然屢困不第亦不欲苟焉爭得失內行淳備連守二親喪哀過而盡禮雙瘡骨立六年加一日遇弟妹和敬兩至家庭無間言性敦儉生長貴顯而處身如寒士未嘗有華靡遨放事接賓朋誠意藹然好班施以賑貧乏飭躬簡潔雖屢典大郡

家故立壁爲治專務愷悌是以常有去後思嘗簟室松
楸下扁之曰永思晩年恒居日登壠展謁其慕慕親之誠
老而愈篤如此云嗚呼少爲佳子弟老爲賢父兄孝悌
行於家信義著於鄉黨所至良於官是皆可銘銘曰
於御史公肇任于豐實樹宗風遥遥厥緒既積既蕃逾
久彌隆逮于昭簡道義磨礱士望攸宗貞憲嗣興矢直
秉忠一心匪躬公惟搖染有開自蒙既孝且恭不畢庶
僚績于外庸政先疲癃若免奢華敦行植中恒安屢空
不履于傾不戚其窮茲惟工終天寶之麓有丘如龍寔
惟公宮我書于石以表以封示後之侗

忠翊府都事贈承政院左承旨尹公墓碣銘 幷序

儒城之普文山有雙阡屹然 皇朝詔使翰林學士金
陵朱之蕃題其石曰忠翊府都事三休子尹寬祔恭人
崔氏之墓按尹公者南原人字栗翁三休其號少從靜
庵先生學與奇服齋遵申靈川溶安竹窓珽爲道義交
嗜善力學華問籍甚屢中貢解雖無所成而人以遠大
期之及己卯朋儕盡罹禍公適居憂獲免自是謝科業
杜門以自晦壬午蔭補昭格署參奉轉慶基殿禮賓寺
例遷漢城參軍司醞平市署直長乙卯陞宗簿主簿俄
自監察出拜牙山縣監瓜滿復拜殿中辛丑通判江陵

三年罷還又叙安東判官戊申拜忠翊府都事軍資監
判官庚戌遭母夫人喪其年病疽遂卒得年六十一六
代祖諱璜麗門下評理生諱德生入我　朝判書雲觀
事高祖諱璣右軍中郎將曾祖諱醞高山縣監祖諱圭
殷武仕　顯陵朝雅善金宗瑞坐其禍謫杆城九載乃
宥屛居儒城遂爲儒城人考諱就亦業武官至碧團僉
使娶宗室枰城君緯之女生公於弘治庚戌配恭人崔
氏考禮曹參判諱命昌以學識行誼重已卯諸賢中學
者稱爲松石先生恭人生長法門動止自矩承事公無
違德奉先祀惠養幼孤皆有禮訓生於弘治甲寅後公

十五年甲子卒年七十一有二男一女男長曰驥先公
亡次曰虎生員贈吏曹參判女適前左議政金貴榮驥
娶判官崔斯立女生一女適許澱參判先娶引儀金地
女後娶沃川望族睦明臣女生男一女一男曰喜孫贈
領議政帶城府院君議政生一男曰孝全乙巳文科錄
冀社勳秩資憲封帶原君今爲公洪道觀察使公生於
武家能自奮折節讀書早得師友依歸操身砥行居平
恒以禮法自持嘗著自警警省訟心三箴揭之座右人
多傳誦事母至孝至老如一日奉祭居喪情禮俱盡撫
愛宗族其資不能祀者奉其主家享之莅官必束吏而

寬民故常有去後思公雅自負謂功業可立致及見黨禍乃絶意榮進爲養捧徽混迹庶僚遂得全身免世折腰斗粟非其志也既大夫人老厭板輿公益無仕宦心搆三休精舍於雙溪洞以爲莊修終老之計亡何大夫人卒公亦過毁而卒悲夫公卒之六十五年觀察公謂其遊延城李廷龜曰我先祖有至行懿德不幸齎志以歿祖及考亦不幸皆早世不肖孫童慣久益泯無傳嘗倩朱學士筆書于石顧未能列其狀今不肖幸竊位于朝得推恩贈先祖考左承旨先祖妣淑夫人至渥又榮願得子一言以不朽不佞亦雙溪洞人聞公之風素矣

敬爲之序而銘曰

雙溪之谷邃而逶迤碩人之所棲遲有欝而不施者茲非碩人之志歟雙溪之水清且漣漪爲淵亏流爲川有源者必長宜其後之昌

宗簿寺正邊公墓碣銘 并序

盖余未籍于　朝已聞湖中有邊彦時又嘗薄遊湖中湖中人士多稱彦時才行然彦時數困躓官久不調及余上積薪爲尚書公猶白首潛郎乃反辱爲同舍而屢共吏事益知公才且有守不苟焉得失者始驗公見稱於湖中者以此其得困躓亦以此亡何人報公亡矣

今於墓道之托尚忍言哉公自幼頴發才氣過人文藝夙成弱冠舉於鄉裒然有儁聲二十三中司馬二十八登大科補校書權知丙子丁丑連守二親喪毀幾滅性喪祭一依文公家禮墓下結小庵堂墓拜哭因號爲堂庵服闋例遷博士陞監察歷典籍工戶禮佐郎黃海都事刑曹正郎豐基郡守壬辰以魚川察訪上疏極論時事請　車駕進住以圖匡復不報拜禮曹佐郎奉常僉正俄出爲全羅道召募使間道兼行至道僅閱月收兵得數千萬人戰馬車牛軍械悉備乃進屯水原以抗議湖之賊未幾朝廷以　天兵乘勝無所用召募除公爲調度御使公曰大賊尚留京城不可解兵還乃親率精銳剳于陽川前後屢與賊戰殺獲甚衆自製火車三百兩分與巡察使攅慄以助幸州之捷　朝廷責公調度甚急乃以兵屬兵使還湖南治餉未一月遽赴　行在道復拜調度御史更下湖南拜軍器正轉宗簿俄署分戶曹往江都管漕　天兵粮拜尚星州牧使皆以重運餉不果赴遂稱督運使凡三爲調度再任督運募得穀數十萬石輸　天兵粮三十餘萬軍興賴以不乏管下官皆蒙賞典公獨不與馬人皆稱屈而未嘗自言庚子拜司饔正癸卯拜咸安郡守乙巳罷歸長城自是絶意

仕宦養疾丘園辛亥辛子家得年六十六葬長城九岐
峯後以衛聖功錄原從一等追贈某官邊世居黃州麗
朝工部議郎諱宥是其鼻祖歷叅知政事諱制判典客
寺事諱訥至司正諱靜娶麗朝駙馬女麗氏政亂司正
以王室外孫惧及禍南踰嶺家長城遂爲長城人高祖
諱孝友曾祖諱浩生員祖諱處楨考諱澤以公原從功
累贈某官娶咸豐李氏吏曹叅判兢之孫嘉靖丙午生
公諱以中彦時字也前配羅州吳氏學生仁俊之女生
男二長夭次慶胤文科奉常主簿繼配晉山蘇氏部將
亨善之女生男四曰蘇胤孝胤厚胤達胤女二長適士
人金自點季未婚慶胤生二男蘇胤上二男一女孝胤
生一男厚胤生二女遠胤生一女金自點生一男皆幼
公剛方守確未嘗順仰時所與交皆當世名人嘗遊
牛溪栗谷兩先生門質劘講疑大爲兩先生嘉賞思庵
朴相公才公甚嘗欲大用諸公不久於朝公亦益坎軻
嘗守豐基有訟者結權貴積數十年不決公至之日按
法立斷觀察使屢以爲請終不改性忼慨不能容人之
過其爲召募也勉人必以忠義見有畏縮者斷治不饒
爲調度爲督運率用是道以故齮齕者衆屢遭彈劾而
不少悔讀書必潛究義理尤精於禮文古禮節目之難

曉者悉加考證人有喪多來咨訪晚年閑居與鄉人父老倣呂氏鄉約春秋講禮讀法鄉俗化之及卒遠近畢會哭賻無不盡銘曰

彼馳而我後愈毀而彌全卑不可踰汙不受憐行積于庭而世不容勞施于國而不見庸卒坎壈以終吁其天我書于石兹惟君子之阡

鴻山縣監贈承政院左承旨李公墓碣銘 并序

吾外曾祖僉知李公諱弘幹負氣誼古名砥行爲一時名臣事在已卯錄有二子其季公諱享成字景休幼有異質甫三歲伯父諱元幹公與之碩果令自食以試其智公卽擲破之以啗伯父大奇之曰是故擊甕兒也遂子之及長嗜書屢舉於鄉裒然有儁聲蔭補四山監役轉司評出爲鴻山縣監治以修學校勸農桑爲先務縣不產苧與栗而官有恒貢民以貴直辦公令户植之數年蕃實公私充足而民不病出剩穀數百斛爲學儲聚邑子厚廩之興勸隷業蔚有成就居五年縣大治公不樂爲官辭疾歸治第仁王麓有池臺花竹之勝觴詠以自適晩又等居漢濱自號釣翁壬辰之亂流寓洪陽舊庄十二月病卒踰公生甲申得年六十九龍仁之李出自麗太師諱吉卷累傳至叅判升忠縣令奉孫司評孝

篤疊佘知公卽公四代妣李氏濟用正逵之女配李氏
宗室高陽正億孫之女安清君之孫甫斲見女奴買瓜
瓜多於直卽取而還其半雖生紈綺飭躬如寒素奉旨
謫嶺繁無不宜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公六年己亥五月
卒春秋七十五越辛丑十月與公柩歸同葬龍仁先塋
次子四人曰肇敏折衝護軍曰謹敏判官曰貞敏通政
今爲唐津縣監季曰靖敏女凡七人長適正許鯁弼次
適判府事黃璡次適判官宋繼先次適水使申忠一次
適衡山正撰次適水使朴安道次適縣令南以聖皆名
族肇敏生一男二女男曰致中謹敏生四女貞敏生三
男二女男曰致敬致詳致遠靖敏生一女內外孫凡四
十餘人公內行淳備先夫人病公割指進以療之先公
朝　天道卒常以不得侍訣爲終身痛諱日哭泣如初
終四十年一日也居平以橫渠座右錄爲家訓喜讀小
學書至作歌辭以錄之家故多貲喜賑施不問有無與
朴思庵鄭松江牛溪成先生里閈相友善松江之謫人
惧禍莫敢問公獨送之郊外訊遺不絕松江有絕塞頻
傳札之句其行誼類此後以男貞敏原從功追贈公左
承旨妣淑夫人唐津公謂余曰子旣銘吾祖矣吾父子
之從祖墓尚闕顯刻吾恥也子豈獨晏然已乎遂不敢

辭謹就唐津公狀而序之系以銘銘曰

名父父之名友友之又有賢助以左右之處爲孝子出爲循吏琴書水竹七裘之樂不盡其餘爲子孫遺我書于石不朽其辭

朔州府使朴公墓碣銘 幷序

比安之朴始自直長宗柱三傳而至諱瑞生清名直節擅一時以吏曹參議退居善山以終 太宗朝選錄清白吏子孫世錄生諱琮化部參奉生諱綱慶基殿參奉生諱繼仁宣教郎卽君之考娶兵使逕明渰女生君於嘉靖戊戌諱希聖字士脩生而魁梧有長者器早孤育於祖母少長善騎射自恨失學乃曰丈夫何必囿嚅章句閒哉遂投筆登癸未武擧踰年吏曹以講書連最超授司僕主簿又踰年陞拜都摠都事兼內乘仍陞經歷俄拜宣平德源府使皆以臂病不赴辛卯守龍川郡罷還卽授都摠經歷壬辰拜朔州府使未幾 先王西狩龍灣公奔問迎扈盡忠赤調軍食拊民瘼咸得宜府民願借二年乙未遞爲軍器判官僉正丙申拜寧越郡守按使縱吏殖官穀吏行邑籍以漁奪君持不可按使怒共抗已遂置殿考還授都摠經歷訓鍊副正甲辰疾病解官家居至丙午卒年六十九前

配李氏宗室淸海君女賢有孝節事夫子御僮僕皆有
法式辛未居母喪餒粥不食鹽醬翌年毁瘠骨立而死
年三十七與君同葬積城庚申洞先塋後配閔氏萬户
頊之女無后李氏舉一男一女男曰峻女適士人柳元
朋峻以純孝至行旌閭事載三綱行實落拓不第薦孝
廉入仕歷官新寧縣監前娶朴元男女後娶鄭賢慶女
昔名族凡生一女二男女適生員鄭湲者朴出男曰宗
徽震徽者鄭出柳元朋生一女適進士安遇吉生二男
幼以峻叅原從功贈公左承旨妣淑夫人君長身偉幹
忠厚自天植與弟同居一室友愛之樂至老如一日居

官淸愼自飭不事文飾邊幅與人誠信樸訥未嘗爲武
夫誇詡大言恂恂如宿儒以故終其身不爲翕翕媒進
官未及建節登壇惜也新寧君操行聞於世家庭之訓
足徵而二孫娟秀不凡將於是乎發歟銘曰
淸白傳之孝廉承之是宜爲鄉長者孝節婦之阡是以
余銘之無愧辭

承政院同副承旨洪公墓碣銘并序

余與洪師古居並舍非病有事未嘗不朝夕繼見一日
來忽汪然而感曰我先人之藏也子之先公實誌之今
欲樹石墓道非子莫爲銘余亦汪然涕而敬諾焉如是

者三年而師古亡其孤汝弼纍然經杖泣且言曰先人托先事於公未及就而泉下矣今不肖孤謀不朽於先人唯先人所托是托願公之諾於先人者而諾焉噫吾兩家世相托既不忍已諾於逝者之先況於逝者乎師古名遵自號楩嵓風神凝重質厚資良論議正平口不言人過善食酒遇興歌呼自適窮日夜不倦爲官隨分絶意造請不以榮辱得喪易其守與人交無不信居家孝睦賑施貧孤不問有無費及典郡持是道益博食客優恒滿自飭寒儉妻子常有妻色生於丁巳中己卯進士庚寅又第選楩院薦注書內翰陞刑户禮佐郎咸鏡

都事咸從縣令屢遷持平文學獻納掌令無弼善輔德修撰校理執義司諫壬寅陞拜鍾城府使時議方攻牛溪以玉堂時論議相左坐罷叙拜海運判官薦授東萊府使飭關防與學校邊人至今思之朝　京還刺順天拜同副承旨工曹參議又出爲成川府使謝病歸晁時事艱危益無仕宦念郊居五年詩酒送日乙卯還除信川郡守無何海寇起蔓甚以姓名聲相近傳致獄庭供白九狀　上且將原金吾郎承望偏虐疽發不與藥病聞　上遽命出獄已不救矣　上聞之敎曰病不救令死予甚驚悼無以爲心仍命罷金吾郎罪醫官嗚呼尚

何及哉嗚呼尚何及哉洪南陽著姓莊襄公師錫始大
顯曾祖以平司成祖德廉直長考仁健司成夫人尚氏
領議政震之曾孫判官耆孫之女貞順有淑行斷髮矢
死未半年竟卒祔葵揚州水南里舉一男二女男進士
汝弼女適縣監趙璨生員崔翼之汝弼生一男女幼銘曰
男三女男全素崔生一男女勿銘曰
謂子之死天也非人理豈或奪惟天佑仁謂子之死人
也非天吾君不與誰使之然嗚呼臧嘻其天其人竟歸
之天嗚呼臧嘻天乎人乎無優此阡